

國權

崇禎二年至三年

己巳崇禎二年

正月丁巳朔上御皇極殿受朝賀

建人渡河官軍拒之時西虜覩建人之餉

壬戌撫治鄭陽古食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時
撫標止步兵三百人

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上言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

鹽官談遷孺木著



和聲各報洛川淳化三水畧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羅靜寧潼關陽平關全鎮關等處流賊恣掠初喬應甲托秦置盜却不問貧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自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巡托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声檄商維道副使劉應遇剿白水盜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陽

丙子 上幸太泰釋奠御奠倫堂因于祭酒孔貞運講大禹謨司業倪嘉善講易泰卦大象、上喜之監生江旭奇伏甬

道進孝經疏義

孔貞運曰臣祖孔戣孔穎達俱為先朝祭酒迨我太祖御極前祭酒孔克堅來朝特為達祀而穎達當唐貞觀臨雍時講孝經所著有釋、奠頌迄今猶艷稱之臣以六十三代孫忝竊於同列祖實慚家奉時自衍聖公及族人外又有給諫孔聞詩大行孔聞籍皆以裔孫秩、在列明德之後用賓於王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

裁光祿寺太常寺庖人及兩殿中書舍人月廩

逃兵掠富平

庚辰召太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諭曰朕

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親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欲分附
逆又須有據今發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密與王永光左都御
史曹于汴在內閣評閱首開誦附頌陷擁戴及訟羨不置并
雖未祠頌而陰行贊道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卿等數日內
確定初逆瑄處後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彙士韓爌端而厚錢
龍錫和而譙不欲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
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呈
進上怒其不稱旨命分稱頌贊導速化且云忠賢一人在內
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惡亦當入之閣臣以外
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閣臣

入指黃袱所裹紅本若干曰此皆媚宦蹟也宜一一按入之
閣臣知勢難遺漏乃曰臣等職司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
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對曰吏部止諳考功法耳不習刑名遂
召刑部尚書喬允升據律定罪

壬午逆兵掠涇陽

甲申召廷臣於文華殿以御史毛九華劾礼部尚書温體仁
有媚祠詩刊本、上問體仁謂錢謙益造陷又出御史任贊
化恭肅仁疏其疏藜、上不懌責以挾私攻訐後必正法尋
請任贊化於外

己酉逆兵復掠涇陽執游擊李英

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欲分附
逆又須有據今發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密與王永光左都御
史曹于汴在內閣評閱首開誦附頌陷擁戴及訟羨不置并
雖未祠頌而陰行贊道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卿等數日內
確定初逆端處後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彙士韓爌端而厚錢
龍錫和而譙不欲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以請、上大不
悅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臣又以數十人呈
進上怒其不稱旨命分稱頌贊導速化且云忠賢一人在內
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惡亦當入之閣臣以外
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閣臣

入指黃袱所裹紅本若干曰此皆端室蹟也且一一按入之
閣臣知勢難遺漏乃曰臣等職司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
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對曰吏部止諳考功法耳不習刑名遂
召刑部尚書喬允升據律定罪

壬午逆兵掠涇陽

甲申召廷臣於文華殿以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
有媚祠詩刊本、上問體仁謂錢謙益造陷又出御史任贊
化恭肅仁疏其疏繫、上不懌責以挾私攻訐後必正法尋
請任贊化於外

己酉逆兵復掠涇陽執將擊李英

二月丁亥朔庚寅、皇長子慈娘生皇后周氏出頒詔天下
談遷曰李延壽南史云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惟
殷帝乙生紂宋文帝生逆劬焉並非全終我朝、孝廟生
武宗今又見之、武宗即有愾德不隕其祚痛哉季末禍
同殷宋史語為不誣也

御史吳姓言因溫辭仁前削章允儒降号可壯瞿式耜今又
乍任贊化班行削色似非美事乞因新慶召還言官不聽
刑科給事中張國維劾家臣王永光表率未正大同失事輒
援虜貢加啣督臣則封疆之法壞貢士馬斯作添注刑曹則
添注之法壞匪人濫推則久任之法壞諸奸何等重起李養

正司馬何官漫推崔景榮則會推之法壞媚案討前部覆輒
輒敢弁髦則考功之法壞尤可異者霍維華之九頌津、列
於未領何敢於欺、皇上以欺天下也曲庇香火借為己地
路人知之矣夫一媚足以概生平十壞何以持銓政

甲午刑科給事中劉懋請裁定驛站即改劉懋兵科專管驛
遞務從節省以蘇民力

李邦華為兵部尚書仍協理京營戎政

乙未楊鶴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張發
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辛丑吏部內計京官

壬寅巡撫宣府都察院右都御史季養冲疾去
督師王象晉言款虜抚賞上命聞外事朕不中制酌畫具
奏卿自有等略何待會議又諭兵部曰制勝在我不得一任
要挾有失國體爾部與邊臣議之

閣臣上逆案

丙午封古都督周奎為嘉定伯歲祿千石

海盜李魁奇伏誅魁奇本劉芝龍同黨芝龍忌之入犯中左
所巡撫熊文燦詔以抚擒斬之

庚戌郭之琮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崇成召錢春為戶部左右侍郎成召督理邊餉

命屯田御史清丈天津視課入為功罪設同知專責之從戶
部尚書畢自嚴之言也

辛亥吏科給事中沈惟炳拾遺命浙江巡撫張延登留用太
僕寺卿陳玉庭調南京兵部尚書呂純如太常寺卿蔣一驄
南京刑部右侍郎潘士良勅致仕兵部尚書王之臣閑住河
南道御史蔣允儀拾遺禮科給事中吳弘業勅致仕太僕寺
卿安仲閑住右僉都御史楊嗣脩勘處

壬子召閣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於平臺
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閣臣云無事上曰瑞圖
善書為瑞所受宗道祭崔呈書毋乃稱在天之灵其罪著矣

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繼春欲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
後雖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 上曰惟反覆故為小人於其
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於是案列
甚廣几無一遺

癸丑左庶子兼侍讀莊際昌卒晉江人萬曆己未禮闈廷試
俱第一授脩撰丙寅忤瑞劾奪崇禎初復秩歷今官先治生
壙贈詹事

陝西商維道副使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兵敗賊略
陽練兵守備黃元極擊賊馬蹶被殺死手賊級不置也賊走
漢陰應遇合副司解之英回李標奇等追至大石川屢攻之

又夜劫其營擒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三百人走蜀其
匿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丁巳朔令外夷乞恩通政司毋上

梁顯三衛及建州大亂三衛夷半入於建州東不的求督師
索崇煥開籟於前屯之南臺堡。兵市駑參邊臣俱不可獨崇
煥許之蓋東不的為建人塞米謀犯剽西雖有牒報崇煥不
為信

戊午宋裕本湯國祚為後軍都督府僉書万邦孚為錦衣衛
僉書邦孚南鎮抚司

己巳華州妖人張南峯借脩華山廟構党謀逆國號大候永

豐改金斗元年軍師苗光臣餘皆照品銅印約三月戊寅起
兵勾虜州人田季孟詐巡抚劉廣生下長安知縣孫雲杰捕
獲之

庚午命礼部禱雨

進韓爌太傅廕中書舍人李標錢龍錫並太子太保之淵閣
大學士廕監以皇子恩

前府帶俸左都督楊國棟由山海關副總兵轉登萊總兵立
逆賢祠於皇城島進右都督轉左廕錦衣衛指揮初巡閱御
史王會劾之至是巡按直隸御史方大任劾其貪橫

御史劉士禎請脩賦役全書

辛未閣臣上欽定逆案

南京戶部尚書署吏部事鄭王俊等論計典屆期附增諸奸
或未恭華犹榮畫錦謹以上聞原任大理寺右寺丞謝啟光
附馮銓投逆幕總裁御史棘丞兩年條躋九刑原任吏科給
事中郭如闇等邊頌璫原任御史何早喜王憎良惡好拂性
私張聚垣虞大復荐馮盛明游鳳翔御史李時馨加毒楊漣
侵屯苛罰夏敬承獨拜偽祠諛薛滿紙劉美徐復陽原任
戶部郎中魏芳胡芳桂見任南京戶部郎中張聚垣原任礼
部郎中虞大復羅鵬葉天陸原任兵部郎中周宇見任職方
郎中李際明見任主事邱存性原任工部屯田郎中魏孔政

都水郎中葛大同歐陽充材原任江寧知縣今南京工部主
事夏之昂以上皆媚璫有擬乞照例處分

戶部主事劉鼎卿叅尚書張我儼原領帑金四十五萬未清
贖銀十二萬未結因進其當日會課一冊

御史梁子璠言屯田第一急務乞專官總理今遼東之屯督
師袁崇煥身任之又戶部尚書畢自嚴委屯天津此外如登
萊山陝鳳淮田地雖荒各省直皆當請復開種乞勅各抚按
及守令任之

壬申南京戶部尚書晉吏部事鄭三俊主計降斥六十五人
己亥諭曰監逆魏志賢傑狡下材備員給使初不遇窺嘖笑

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饜富貴使虛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
肆其毒痛乃時外廷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
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扼利權
而究其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劾首功倡和已極於三封稱
謂獲疑於上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宝嗣登嚴綸屢
霽元亮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
風之白日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烏容錯貸朕鑒察
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別擁戴詣附建祠稱頌贊道諸款
批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於五刑稍寬脇從之
誅及其三褫其案自魏志賢客氏磔死外日首同逆謀六人

兵部尚書崔呈秀寧國公魏良卿錦衣衛都指揮使侯國興
太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俱依謀大逆減等擬斬日結交
近侍十九人尚書兵部曰言劉詔刑部薛貞工部吳淳夫右
副都御史李夔龍右僉都御史劉志選太僕寺卿署御史梁
夢環倪又煥太僕寺丞卿孫如例曹欽程大理寺副許志吉
豈城候李承祚監生陸萬齡錦衣衛都督曰爾耕崔應元張
欽乾楊環孫雲端都指揮使許顯純俱詣附秋決日結交近
侍次等十一人大等士魏廣徵尚書吏部周應秋兵部霍維
華閻鳴泰工部徐大化南京兵部左侍郎潘汝禎太僕寺卿
署給事中李魯生右副都御史署御史楊維垣御史張訥都

督郭欽太監李之才俱遣戍日逆孽軍犯三十五人

魏志德東安侯魏良棟安平伯魏鵬翼尚書司卿魏撫

民錦衣衛都督魏希孔布魯希克希孟鵬程傅應星楊六奇

容光先董芳各指揮楊文昌胤昌祚昌十戶馬元先都指揮

使傅之琮指揮僉事崔鏜太監徐應元劉應坤王朝輔徐文

輔孫進王國大石元雅司雲孔高欽王朝用葛九思趙秉彝

陶文紀用李應江胡明佐日詣附擁戴軍犯十五人太監李

實李希哲胡良輔崔文昇李明道利敬徐進馮玉楊朝孟鎮

室王齡乾梁棟強奇成商成德日交結近侍又次等百二十

八人俱配贖大等士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尚書吏部

王紹徽戶部郭允厚張我績黃運泰李從心曹尔禎南京范
濟世張樸漕運李精白禮部五紹虞兵部李春燁印輔志馮
嘉會秦士文呂洸如刑部徐兆魁工部薛凤翔孫杰楊夢霖
劉廷元李養德侍郎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兵部右侍郎謝啟
光左侍郎郭華南京兵部左侍郎毛一鷺刑部左侍郎陳九
疇工部左侍郎何宗聖南京工部右侍郎李嵩左都御史曹
思誠右都御史朱童蒙李泰茂許宗禮單鳴謝張文郁岳駿
声右副都御史楊所倫孫曰禎楊惟和郭興治陳維新張素
養許可徵右僉都御史賈維泰姚宗文元詩教楊邦憲郭曾
光上點年志變張三傑光祿寺卿阮大絨尚書司卿李蕃智

張王銜汪若極李應公黃憲卿許其萃王祿巽華蘭李應荐
何可及王大年曾國禎陳毅太常寺少卿趙興邦傅槐陳尔
翼大理寺少卿余合中丞寺張汝懋給事中李恒茂御史何
廷樞陳朝輔卓邁盧承叙召三畏劉徽門克新游凤翔田景
新周惟持徐復陽劉弘光温華讓鮑奇謨陳以瑞徐言列述
祖李燦述列之待南京御史梁克順李時馨劉漢夏敬承侍
講孫之辨編脩吳孔嘉檢討李若琳吏部郎中周良材主事
李嵩庸張元芳戶部主事張化愚李桂芳張一經兵部郎中
周宗南京戶部郎中魏芳張聚垣兵部郎中李際明工部郎
中魏弘政秦政郭下望周錡泰叔辛思齊徽州知府顏鵬黃

州知府胡芳桂中書舍人阮昂銓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監生
郭希禹日祠頌照不謹利冠帶閑住四十四人大學士黃立
極施風來楊景辰尚書吏部房壯麗礼部李思誠兵部王之
臣工部董可威右都御史張九德朱國威副都御史喬應甲
馮三元郭興言右僉都御史胡廷宴通政司使馮時行南京
周淮京尚書司卿董懋中大理寺丞呂鵬雲太僕寺少卿徐
景濂陳保泰徐楊先李宜培給事中虞廷陞陳序郭如閣御
史周昌晉楊春茂曾公何早參政虞久復戶部員外郎潘舜
曆主事朱慎荃兵部郎存性刑部張几賢工部夏之鼎廣信
知府葉天陞袁州知府葛大同風陽知府歐陽克材順天推

官譚謙益中書舍人吳士儁徐溶李三楚經歷童舜臣陳守
瓚

夏允彝曰欽定逆案其不安者如楊維垣首參崔呈秀不
宜入也以其力托韓爌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陞
曾參孫居相耳於趙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旨
純如雖有頌璫之疏至一熹廟已賓天霍維華取其疏稿
削去之矣竟擬印報入之此何等事而草一羅入致被
廢者屢思翻局持局者日費隄防糾纏不已至南都再建
逆案翻而宗社墟夕此則當入局者之咎也
談遷曰徃振瑾之敗士類汚染多矣而逆魏為劇虐迷京

雖至後射殺指不勝書無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
聞閣議主於錢龍錫而姚希孟火龍錫之門劾筆為多故
姑蘇人不獨賴雖入呂純如原非蘇人所歸也古人云
受亮之誅不能稱亮彼曾子有父骨之怨其後龍錫中禍
亦此業釀之矣

丙子流盜掠其寧耀州官兵敗之賊不敢零掠合聚六七千人
戊寅流盜掠寧州安化三水

乙卯逮巡撫順天右都御史王應亨以卒餉激變巡撫御史
方大任論之後應亨論死

程啟南為通政使沈惟炳為太常寺卿蔣允儀為太僕寺卿

程正己熊明遇為兵部左侍郎起魏允升兵部右侍郎明遇
允升添設

徐光嚴為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季士候恪為南京
國子祭酒

陸彥章為南京刑部右侍郎秦思克為南京太常寺卿

張論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月王元雅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順天王沈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揆漢虎墩兔慈納款

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於寧遠令東江自覺華昂轉餉集
萊商舶入海毛文龍累奏其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

議之

編修陳仁錫使遼東未出都報建人犯寧遠及抵閭不見一騎入犯也問之曰往朝鮮矣抵高臺堡知 末不的為揮漢買婦女為建人積穀寧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謁仁錫曰末不的居閭外陽化揮漠陰實肥之又建人姻也部落不滿萬駐寧遠閭外者士七千人此地開市止二十人卒不及備中夜可刺也蓋建人哨在末不的內計四百餘人不挾弓矢揮漠遠在漢外馳放不及斬頭寢內建氣息矣失此札會四月間四酋先至秋冬諸王子兒支入必舍遼而攻薊宣動天下之兵何益 仁錫言於閭內道 雖壯之竟不果後建

州入犯俱如二生言

談遷曰秦虜晉閉之糴同好犹然况屬夷異類狡計巨測而高臺堡之粟轉市塞外我輓輸之艱車殆馬煩十致其五彼貂參無限而又無濟於急緩繫民脂以餌之為建州玩弄於鼓掌之上誤因如此督師之內其足食乎王陳二主謀刺末不的其畫甚奇以傳介子刺樓蘭之意泥於庸臣彼中惘之倚易足語度外事哉噫

四月丙戌朔流盜犯涇陽甘峪游擊高從龍擊之被殺

戊子賊走馬蘭山

朝臣請捐俸助餉上諭曰諸臣果真心為國興利制弊朝

廷自受其益何必捐俸言助

己丑以內臣車天祥提督南京織造

甲午固原盜犯耀州督糧道叅收洪承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分十二營圍賊於雲陽凡覆之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

列應遇以千人逼漢中盜於五丁峽寧羗知州陳元贊失防盜遁時守道程師雍巡道許都皆懦其尸位而已

建巡抚宣府右僉都御史李養冲以侵帑萬四千八百餘金八月瘦死

丙申胡世賞朱世守為刑部左右侍郎

戊戌謝陞為太僕寺卿郝士晉為太常寺卿

壬寅以朱熹裔孫朱邦國襲五經博士

命張巡許遠配鄉武廟

癸卯李維祺為太常寺卿

丙午命宗奉同民生厚貢不必另設

丁未嚴鑄私錢

孔貞運為詹事纂脩實錄

己酉吏部請清吏塗從之今後非三考歷滿及戶部實納不

許員題。復顧憲成官加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

庚戌韓繼思為右副都御史丘士毅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陸

完季為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

壬子胡從義為署都督僉事總兵鎮守保定尤世威以原官
總兵守居庸昌平

甲寅鄒維璉為南京通政

乙卯祝元璐為南京國子司業

命釋輕繫

閏四月丙辰朔建人渡河官兵拒卻之

戊午議封流球

張夢鯨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綏

令科道言事各列名款即單疏不得挾私瀆奏

御史梁子璠請重鄉賓從之

乙未督師王象乾振棟漢虎墩兔就款

熊明遇為南京刑部尚書蕭毅中為太僕寺少卿

辛酉前通政司使魏時應京

壬戌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言三事曰調部宜禁刑名錢穀
皆王事也何必厭戶刑而札兵之快曰抚按官題宜省日察
處不宜掇補一上是之

停督抚總兵官關行符驗

壬申台對記注官顧錫疇一上諭朝廷以科道為耳目今巡
視查對果奉公節嚴監督尚畏懼之何況吏胥乃復先劾尤

尤澄刷何賴若大臣被誣自當剖臆搜陳今記之宣示史館
御史毛羽健論謝唯陸推前抗即引矣推太僕寺卿即出蓋畏
東胡棟漢也且許王永光一上功責之

奏百兵科給事中王都御史高賚明工部郎中劉鱗長各削
藉追贖下獄

甲戌工部尚書張夙翔劾內監趙進家人運大石盜帑十四
萬金餘

御史劉調羹言自久祖春若早弼甚古者遇災大臣備省今
何恋位者之多也偶一言及廷亦求勝恬然受事而諫臣或
奪俸或降級人情之不平也王應壽遺悞封疆先已就代而

軍士未盡正法亦人情之不平也殿工冒濫各設削矣門工
陵工同也何以不預在京罪因業微明旨減審在外安知無
共刑者宜一辭清釋、上是之

南京御史常一相奏尔来用人共平有六救敗之失有三小臣
一鳴輒斥大臣被論概被過旨失平一也立志充張慶臻行
賄同也志充大辟慶臻罰俸失平二也當祿賄中考官薄罰
錢千秋以假閨節波及主考失平三也清吏如程國祥鄒維
璉張瑋華允誠等不峻擢敗類貪夫及叔廟堂之上共平四

也李聞詩列鼎鄉抗祭於祭後以貪重慶薛國觀抗祭於祭
前終養錦旋失平五也察典以懲不類向以閑住削藉今以

處浮躁是皆察典為人伏罪之地失平六也東胡掃漢固未
易言而水蘭一局為力差易若仍前轍不抚不剿既疲於北
人驚於南廷延救歲精神竭矣兵以衛民而寧遠固京延綏
薊鎮處：敲噪皆由督抚道將威信不孚所致重地搜括殆
盡助餉餉二十五萬江西改漕四十二萬之關額九年皆當
預圖者也。上是之

乙亥武進人蔣潤等訴白糧之累萬曆時定米百石加耗五
石舖墊等定七兩九錢今加耗五十一石增費三十六兩乞
復其旧不允

西虜五十騎犯延綏高家堡千總王叔德逐之出塞漸至七
八百騎叔德敗沒中軍任秉德千總白慎俱死之

丙子袁崇煥請給軍餉命發四萬金

故經略熊廷弼子兆璽乞收葬父骨。上不允大孝士韓爌
復獨請許之

戊寅承運庫內官言段匹織解稽延命督催各有司
已郊聞喜等縣大風

廣東副總兵陳廷对約節芝龍剿盜芝龍敗歸閩不數日寇
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寇夜薄中左所

庚辰南京御史吳善謙奏去年戶部侍郎王家禎上御覽冊
開新田餉歲出浮於入約二百八十餘萬頃兵部尚書王洽

奏自天啟六年至崇禎元年邊餉共虧五百二十餘萬而臣
於奏不能無疑如雲劉永昌三年額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今
欠二百九十七萬一千三百是實虧一年餘七月又宣府三
年額餉八十九萬七千四百有奇今虧四十八萬二千五百
零是實虧一年七月又大同三年額餉一百三十五萬一千
五百零今虧七十六萬二千五百零是實虧一年八月及稽
關餉則劉門止云半年應餘一百三十萬宣大止云八月應
餘八十萬不識此欠後補去其云餘者歸之何所乎如云延
綏三年額餉一百三十五萬一千二百今虧八十二萬一千
七百零是實欠一年十月固原三年額餉五十六萬四千五

百零今虧二十五萬二千三百零是實欠一年四月及柘關
餉則延綏欠三十一日固原欠二年半是所發延綏失九月
固原失十四日不識共者又歸何所乎至如寧夏欠十之四
甘肅欠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恐二未必手關日符也乞分
遣風力道臣覈兵覈餉歲造冊送科合內外而覈之以足歲
額壬午故工部尚書馮從吾予祭塋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長
安人已丑進士

叙拒虜功廕袁崇煥錦衣衛正千戶祖大壽本衛正千戶各
賜金幣有差

階州叛兵固大旺等作亂官兵勦平之知府曹司牧副總兵

賀虎功臣為多

安南莫敬寬寇下雷州旋遁

陝西巡按御史吳煥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陝撫胡廷宴狃於積弛束手無措則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巡抚岳和声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抚欺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涇陽三原富平耀邠三水淳化蒲城白水韓城朝邑等處皆盜矣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銃而至七八十人則兩抚之惟諉隱諱實釀之也

總督朱燮元遣貴州總兵許成名同畢節道鄧朝棟由永寧

復赤水衛繕城水西安邦彥莫德固奢崇明等欲渡河攻赤水時赤水之食燮元撤兵還永寧賊即追至川貴大震

五月乙酉朔日食上以欽天監分刻不合責禮部禮部請查例脩政允之

宣府山海關及鎮安堡大雨雹

乙未大孝士楊景辰卒晉江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孝士致仕列逆案閣注

丙申督師袁崇煥巡鎮江舟宿勞軍來江平遼將軍毛文龍時詣登州餉聞報馳還

己酉巡視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上言六事曰歲解宜折

福建而廣歲解時襖禪鞋等件萬曆初俱折色公私便之後
改本色解一費十存貯仍爛曰木運宜折廣東花木槩淡榆
木紫榆木於南京丁字庫交收此不甚需用枉費民力曰布
價豈停曰織造宜核供應机房歲解袍段先年由巡視科道
驗閱近來不經會估奸偽百出曰校枋宜減三監起運板枋
額費一萬四百金議約減半曰占沒宜汰御馬監額設役卒
三百零六人今至千八百人費餉二萬有奇誠屬濫費曰冗
蠹宜裁造染局春秋二運袍段先年給事中朱維藩請裁鋪
行呂商買辦本局倉書監工掌司不過二十餘員今增百二
十餘員致各商避止殆盡請行汰革

吏部尚書王永光言宜與監生湯啟奎呈父原任河南道御
史湯北京管內計再按順天兼攝奉政推陞大理寺丞未命
而沒天啟四年贈太僕寺少卿未几百三畏誣參奉京察
追奪乞如願憲臣例復原官誥命臣又請天啟中成削追奪
誥命者查照原官俱准復給因列孫丕揚故吏部尚書陳大
綬故太僕寺少卿鮑應鰲故太常寺少卿贈光祿寺卿張廷
故戶部郎中贈光祿寺少卿李俸故刑部郎中贈光祿寺卿
于玉立故刑部郎中贈太僕寺卿李樸故戶部郎中胡忻故
太常寺少卿趙秉忠故禮部右侍郎王之故刑部右侍郎
董元儒故廣西巡撫鄒漢故順天巡撫施天德故陝西叅政

江秉謙故山西道御史賴良佐故刑科給事中亦有慶故吏
科左給事中舒榮都故胡廣巡撫韓萬象故河南叅議王則
古故陝西叅政余懋衡故南京吏部尚書趙昌運故禮部主
事丁元存故尚書少卿徐可求故四川巡撫真憲時故江西
布政皆削籍乞復原官從之

甄叔為光祿寺卿

上子南京御史劉養粹上言章疏之批發宜速枚卜之簡拔
宜決內臣之名器宜惜貪官之功令宜嚴報聞

癸丑平將軍毛文龍請餉初文龍報兵二十餘萬兵科給事
中王夢尹編脩姜曰廣詣員閱視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

定額二萬八千人文龍大不平故有此奏

南京御史袁耀然劾總督漕運李待問貪穢

六月甲寅朔毛文龍遇袁崇煥於遼島崇煥慰勞備至

兵部尚書王洽奏汰年深武弁無荐者四十八人從之

高賚

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奏廠庫出納之弊、皇上下王都

明劉鱗長於獄并責臣等庇護臣等謂是後也事非一官

不一品美則相安敗則迭累有以前官累後有以後官累前

有巡視累監督有監督累巡視此際不可不核也抽扣二八

之說四六之說至於七分私費三分完公工臣自能細核臣

等所聞庫兌每百金扣二金凡解金故意短少及發商又短

二三金不苛今日又有冗支京門外瓜分近木商其：捐稅
壓庫莫如現給多領不如少便尔等若肯新價扣二日價扣
三當即概給如是而豈非臣子負、皇上哉

乙卯御史梁子璠請進講大孝衍義

文選司郎中徐之相推定廢其、上不憚錫一秩給事中

杜三策申救

命會議廠庫錢糧監督收放巡視糾察失職之罪於是給事

中祖重燁兵門衛統秩同王都訊問高資明鑄三級列麟長

鑄一級調外顏進祖等奪歲俸

議汰冗員

巡按直隸御史任傑言積貯事恭罰不可不重比較不可不

專收納不可不稽積幣不可不平也官不可不核報聞

平遼將軍毛文龍奏督師禁海改運、上以文龍自當稟受

方略素崇煥執行海程期及借給東餉從之

工部郎中孫延洞畢可考作東師器仗不堪命進賍議罪

司禮太監魏國徵糾兩廠造作不戢命杖王承恩餘降奉御

有差

鄒維璉馬鳴起為大理寺左少卿詹士恒為南京光祿寺卿

琉球世子尚豐入貢請封命戶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楊檢

往封

戊午督師袁崇煥殺平遼將軍左卿督毛文龍於遼島崇煥
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款初崇煥於寧遠捷後即令番僧往
言建人意欲和會罷歸未就丹出與以塞五年平胡之命
言折衝慮文龍洪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至犒吏平給餉金
十萬是日聞射崇煥列圍止文龍其於外以部曲有人從崇
煥慰勞部曲且拜俱感泣遂問文龍曰東江餉司自寧遠輸
至六甚便將軍何專折色曰賞登萊也且移鎮定營制分旅
順東西約束覈餉業已申奏將軍批意不回非冒欺君而何
命執之文龍欲抗崇煥曰代不復遼願試尚方劍以贖
尔命又諭其部曲若文龍不且殺尔輩即投我部曲錯愕命

水營都司趙可懷以尚方劍斬之分東江兵二萬八千人為
四協副總兵毛承祿文龍養子中軍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副
總兵陳繼盛各領之東江諸務屬能咸暫領明日祭文龍而
泣遂收符印自旅順還於寧遠奏赦文龍十二罪文龍錢塘
人世海州衛千戶既襲秩王化貞授千總遣之襲鎮江或有
功因駐皮島當遼事破壞從島中收召遼人時、襲建州有
所斬獲頗有功但斬驕恣听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歲百
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論多疑而厭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島
莫能難也廣寧再陷乙丑失旅順丙寅失鉄山連圍寧遠錦
州數月不即救其罪二可見但建人以扼其背甚忌之陰通

歎崇煥求殺文龍而崇煥中其計不覺也惜哉

姜曰廣曰建人之有東江也猶人身之有喉氣也撮之則無處着手聽之則吮膏而不寧其言帝制非也鞭長不及馬腹也然則移蓋套何如曰石根難斷潮落道通猶鹽場堡然皆絕地也東之師非荒忽宛在胡馬久蹶殺之同鉄山尽矣然則無閭輕重乎曰中國能以夷攻夷則中國重夷能以中國攻中國則夷狄勝使無東江則彼得用遼人耕遼土矣

談遷曰岳師初陷鎮江開之岳人俱以為功寢之日久之俱以為罪物故之後停烽火奉人又思之不置將東江偏隅果足憚建人之魄乎曰非也皮島去建州較遠帝制本

影響而建人善疑得略為瞻顧或未即決計而南嚮也各塞例有餉部皮島獨不設專利則專禍旋服尚方彼伏波功成珠犀之誇犹不免為矧島帥乎哉袁氏便宜從事天下聞之詭為奇奉居止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罰則殺島帥適所以自殺也才非周公使驕且吝又中建人之誘殺其所忌能毋敗乎

辛酉鄒維璉為南京太僕寺少卿拜應天府丞

癸亥、上憂旱御平臺諭百官脩省自齋宿又華殿誠禱命成國公朱純臣告南郊駙馬都尉侯拱宸告北郊尚書畢自嚴告社稷壇何如寵告山川壇林欽揖告雷雨等壇諭錦衣

衛指揮使于日升劉僑緝盜論科道直言又令中外諸臣清
獄安民間倉賑飢

甲子巡抚順天右都御史王應壽論死

丙寅國初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孫李世選奏先臣雲長封國

公子祺尚臨安公主善長沒後太祖痛公主不絕如殘之

脉尋賜遺旨仍手書皇封上勅賜勳臣皇親外甥李盛慶盛

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閣績溪縣二百十六春為民

依勅滿俸此勅到主開拆復爵職之八世迄於今日不知封

中所言何事今欵限已滿臣父應寵年六十七衰殘遲莫臣

居嫡長代父貴請命下閣部聽之有皇史歲所藏太祖御

書參對大孝士韓慶言一皇祖御書皆親而所進不然疑一

皇祖戒諭出自親裁載在史冊何臨御二十三年之後手書

文法不類者此貶守龍閣六屬無懷疑二批云為民限滿日

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疑

三封面稱李盛慶封中稱李盛世選疏福慶延慶盛慶三名

攷駙馬子二芳留守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抚至芳子恒停

襲並無盛慶等名疑四封面胡惟庸誤書容李祺誤書祺疑

五篆文永昌查尚寶司寶十有七無單用永昌字疑六又善

長自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是春榜列功臣枕首善

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礼部尚書何如寵礼科給事中孫紹

統並論其偽後世選論死

談遷曰陵雖孤恩漢六負德每庸此語未嘗不為李韓公死腕也世選所奏遺勅批藏遺墨辨其偽然謂有數字相類中幅不同一時走筆字義大概如此人雖至愚豈有佐偽於所必無之事自取大譴哉若曰載在史冊則當時宸翰流落蹟多非史臣所盡錄在。太祖念及惟蓋而年遠滋疑如覘其候所奉遺詔輒同証固憶獨不少為韓公地賜秩金吾耶

代王鼎渭薨謚康王

丁卯以大雨許百官復邸舍

戊辰予故工部尚書馮從藻

已巳傳制封蜀王

辛未故岷王榘洪妃鄭氏上奏叛逆朋害致王暴薨速殯命縱校逮承奉董進長史周一奇及彭侍聖彭季礼仍令抚按勘罪宗企鉅等

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

御史田時震劾吏部尚書王永光六不問

刑部以工部郎中高道素督桂卹工侵沒獄工。上以道素用五十金侵冒甚多遂死

願。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論

兵部曰朕以東事付督師袁崇煥因國恢疆闔外軍
机便宜從事崇帥毛文龍開鎮有年以帝制為名剽降獻捷
欺誑朝廷器甲易糧蠹耗軍國屢奉移鎮朋首肆慢因聞奏
進指降偽書詞旨驕悖而且剛愎自用節制不受近乃部署
多兵泛舟登州聲言索餉推行跋扈崇煥應机正法死當厥
辜原無中制具疏待罪着安心任事仍榜諭東江各島家屬
子弟在島悉放寧家親信諸人咸從赦宥將領量才授任洗
濯維新軍士給糧勿致飢困又戎勞苦願除名者聽遠民精
壯收伍給屯老弱西歸量資濟渡朝鮮聲勢相聯止與移諭
毛文龍死後總兵沈世魁統其眾屯種廢壞已從寬安袁崇

煥既殺毛文龍文龍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諱言款即惠徽
宗社還侵地歸叛人而我存朝鮮存建州何憚不為又奏令
建人易去年號方為代請御史毛羽健上言袁崇煥期五年
滅敵臣心壯之臣今有五問一問方畧古有犁庭掃穴亦有
墾田積粟今厲兵秣馬往擊之乎抑繕隍治堡俟來而邀之
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數來將何以待之一問兵制從古名
將料敵治具有以八萬而破百萬之眾亦有攻制終始謂非
六十萬人不可今督帥果止用閨門見卒之十二萬乎抑大
率時或別有調發也如止用見卒則以少擊眾如別有調發
則沿邊勝兵何不見一疏以備調遣乎一問糧運成祖北

征先設饋運今督師果曰糧於敵乎抑師行糧從尚須內地
之暫輸也如果曰糧於敵則極日平沙無糧可目如尚須轉
輸則自有邊事以來日餉虧百萬新餉僅止支目前司農無
兩年之積未見講積貯之法也一問局勢遼事初起有五路
進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虜用朝鮮之說俱不可今督師之於
揀漢果必款之可恃即不為我用亦豈為我害乎其於東江
果見此兵之得力可以帝制建人乎一問善後遼土陷沒久
矣五年不能復禍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復遼瀋間十里無烟
我即得之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既置重兵能不轉餉乎今
兵十二萬以守關門而有餘地日兵三十萬以戍遼而不足

今餉四百萬以養關兵而尚不足他日餉四十萬以養戍邊
兵而益無餘將竭天下之力以供一遼事有不思言矣督師
於此未見明言曰我何以取何以守之也報聞或曰袁從煥
主款羽健因借五問以窺。上指云

癸酉安南莫敬邦寇欽州

乙亥故總兵達奇勳戍邊

戊寅復張國紀太原伯

加勳戚諸臣歲祿有差仍賜金幣以謚典襄祔禮成也

乙卯進

陳光裕太子太保

辛巳復吳炯南京太僕寺卿

壬午命脩·熹宗憲皇帝實錄·上諭內閣曰實錄傳信符
求最要虛公朕昨閱 皇考前錄頗失貴蓋時政予奪意在
激揚不得驟言得失即章疏敷陳亦有風聞難保盡出公確
惟略存當時始末聽後來評繹庶几初意不晦人意合者存
其美不同者去其實或突載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補見滋
感傳疑其於實錄之義何居今 皇兄之錄應加申諭又今
士鮮實行人多虛飾其為獎乞恩尤甚以擊耳目聞之事輒
要欺人以載花說夢之言才准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
善人多而天下治何宇內之多故耶祇足貽訕後世見笑識
者亦當禁之

癸未以南京吏部右侍郎唐大章筦職貼黃

七月甲申朔故湖廣按察僉事馮應京廕監子故南京吏部尚
書余懋衡故禮部右侍郎顏起元祭塋

乙酉司禮太監曹化醇提督東廠

丙戌給陵工銀十二萬兩從德陵總理太監孔文源之請
戊子戶部左侍郎李成名言邊餉即縣以九分為率·上不
許令通解

癸巳開平衛貢士趙養蔚有城守功特試中書舍人

乙未召兵部尚書王洽於平臺

郭培元嗣武定侯

乙巳召廷臣於平臺

辛亥夜興化地震

壬子掠漢虎墩屯惡兵東迫白馬關外批溫布等首卜喇庫
等不能拒求哥輜重毋妄於關內邊臣以聞兵部尚書王洽
議閱其旁而來歸為擇便安置惟留此質資其外藩惟邊臣
便宜行之耳

召吏部尚書王永光病不至疏謝慰諭之

左都御史曹于汭申議御史回道考核上以稱職仍任不
稱職奏罷之迺來無稱職者何以激勸今雖平常不過對品
調外轉司道仍是風憲豈得以不職處之須另行降罰以

傳明旨

廷訊罪監刘若愚言故貢士趙鳴陽並不曾入魏忠賢幕也
蓋嘗館兼筆太監魏季顏家非忠賢得杖贖

八月癸丑朔甲寅召北鎮抚司十戶李若璉於文華門

壬午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張論總兵侯良柱討蘭賊時偽
果王奢崇明令為大元帥安邦彥兵數萬攻永寧論簡兵八
千人為侯良柱合兵構副使刘可訓懸重賞購賊至五峯山
挑江壩大敗之斬首萬計後張論以軍中共印罷去蓋奸弁
求冒功不得結死士竊其印以去之也

庚申侯良柱許成名約并力攻賊特其山陰方飲宴蜀兵

乘霧進搗其寨賊倉皇接戰遂大破之黔兵夾進賊走入楊
頂嶺徑長而陘反官兵追迫矢刃交驟賊人馬蹙陷傾頂止
等

壬戌已刻追安邦彥於江上川貴州兵爭為功時斬獲大酋
百四十三人初邦彥先至赤水朱燮凡謀知之密令守將許
成召佯不勝拔營去之永寧誘賊深入薄永寧城賊中誘即
令林兆鼎自三空入王國禎自陸廣入劉養鯤自遵義入邦
彥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進拒諸將急挑戰許成在
與永寧將候良柱鄧紀等約夾攻賊兵始交成名與羅象乾
繞出其背擊之賊大潰崇明邦彥莫德等悉受劍官兵斬其

首時夷人崩潰可盡殲之而蜀將以爭級發憤拔營先歸餘
賊得稍遁

乙丑建人三十騎為夷來不的三十騎自大鎮堡分二道自

杏山松山直薄錦州

丙寅大又焚掠

庚寅陷雙臺堡

辛巳出大小凌河毀右屯衛城而去

九月壬午朔丁亥命工部收驗軍器

己丑督師袁崇煥以建人欲西先請駐寧遠憎戎閉門至是
遣叅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抚王元雅謂虛警遣歸而建

師詭秘竟不出

辛卯葉琛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丙申月食雲陰不見

己亥官兵定為撤安、安氏未降

辛丑孫居相成基命為吏部左侍郎基命為右侍郎事

癸卯駱從宇為禮部尚書何喬遠為工部右侍郎督師兵部

尚書王象乾致仕

戊申吏部奏言皇上汰冗員臣以為莫先於清廕兩京三品

以上及疆場大吏例廕其子念其祖勞勩也乃有父兄罪削

而子弟恩廕如故夫廕以酬勞臣非恤罪臣也宜驗封司清

核請裁以杜僥倖、上是之

以魏雲中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庚戌奪毛之龍世廕錦衣衛毛雲龍除名

故經略楊錫彙市

辛亥故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趙南星謚忠毅故工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馮從吾謚恭定故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王紀

謚莊毅故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高攀龍謚忠憲故禮部尚

書贈太子太保王國謚文肅故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楊

建謚忠烈故禮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周炳謚文簡故光

祿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顧憲成謚文端故吏部_科都檢事中

贈太常寺卿魏大中謚忠節故吏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
順昌謚忠介故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劉應秋謚文節
陝西巡撫劉廣生報惟川縣曹店村宜川縣龍耳嘴各賊王
子順等十餘人掠韓城之龍門渡守將失利泰改洪承疇同
撫院中軍李滿都司艾穆十總費邑率擊破之賊走清澗
順天府尹劉宗周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平時奉、祖
宗故事臣對文章殿蓋躬勤細務朝令夕致^攷勒限回奏庶几
太平之至立然程效火急不免見不利而慕近功何以効唐
虞之理哉夫今日所汲、於近功者非遠事乎、陛下銳意
中興有心滅賊當此三空四令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亂軍

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
日所規、於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民力竭矣司農告匱一
時所講求者皆括克聚斂之術近年并水旱災傷一切不問
條例紛、展轉病民有司以括克為循良而抚字之政絕上
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皆言利有以啟之也功利
之見動而廟堂之上不勝其煩大事一而糾之不勝汰也人
人而摘之不勝誅也於是名實相溷而法令滋張頃者嚴誣
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
貪風不尽息也導之者未盡善也其後國事决裂尽如^{宗周}言
十月壬子朔丙辰閔夢得郭尚賓為兵部右侍郎尚賓添設

戊午進督師袁崇煥太子太保

長安知縣梁州杰故嘉善尚書丁賓奴產丁也得罪而進冒

西山藉得第至是事發免官下臺訊

壬戌廷臣請立皇太子未允

甲子傳淑訓為太僕寺卿方孔炤為尚書司卿

乙丑廷臣請立皇太子許之

庚午召宣大總督魏雲中於芝華殿

甲戌屬夷朝浪伯彥報建州謀犯喜峰為蘭大安口

戊寅建州阿卜大以數萬騎入大安口叅將周鎮死之鎮世

祿子也分入龍井口游擊王化臣叅將張安德敗走又分入

馬蘭谷叅將張禹春降山海關總兵趙率教以兵援初薊鎮

塞垣頽墮又汰兵益關伍而三衛屬夷貳於我故建州大率

巡抚顺天右僉都御史王元雅遣兵援馬蘭谷而潰

己卯建師圍衡州

庚辰京師聞警或言建州及東不的合兵或言建州插漢合

兵無確耗

套虜懸千兒罵犯寧夏總兵尤世祿擊斬之

虜犯延綏官軍擊斬八百十級

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

督師袁崇煥自寧遠趨山海關聞警急趨榛子嶺請援檄巡

抚保定右僉都御史解經傳馳赴

奏未諭兵部曰降夷報建人西虜合兵分犯各邊雖是戰守勢難復議調授薊遼宣大山延諸鎮各掘險設伏必令匹馬不入自畿輔山西各郡邑備防儲練屢奉嚴諭未見改現今須城堅池深濠內添築短牆開竇設炮城門設吊橋近城作何收斂遠村作何歸併火器糧草俱量地大小定數勒限司道親督至寧錦各城應慮持久龍固原平并固預防如此布置再種早禾使千里魚資胡勢自困畿輔山西郡邑每處頒威虜炮一三眼鎗一令模製之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奉或自簡拔止論為故為誤俱視奪成配不少皆皆貸甚則下獄拷追几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諸臣欲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不測夢魂亦驚耳目俱受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之理不亦難哉今諸臣怵於參罰之戾帝征餘征將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如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守勿畏勿怵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奸宄不可入而為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者未之有也

文選員外郎牟道行言會推屬冢臣主持臣絕不預聞、上

以支飾錫一級侍郎傳淑訓署吏部印

甲申檢討楊觀光言兵變乞登萊酌設蠲租以示優卹報可

乙酉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入援遇敵戰於遵化中矢死之

丙戌建師圍遵化奸人內縱火各奔救衆潰巡抚右僉都御

史王元雅自經推官何天球保定推官李獻明知縣徐澤教

諭曲毓齡中軍彭文炳守備徐鼎芳死之連陷抚寧

台廷臣於平臺問方畧命廷臣署奉天曹諮試

起前登萊總兵楊國棟鎮守通州責薊遼總兵朱國彥以退

屯三屯營戴罪自劾

丁亥遵化報至人心大震

庶吉士刘之綸奏國家養士三百年豪杰誰不思望風而自

効者但不屑奔走於庸俗之前而又不能畫綠以展其用若

招徠而鼓舞之則一人可當千百人之用矣伏惟、皇上揚

然改圖開功台之門選任豪杰凡戰守之方將角之術一切

惟其所欲為如能決策使戎騎不至近郊予之爵賞能控通

昌決戰不犯山陵不挾餉道予之爵賞且奸宄易生及今預

輯又上四事各荐奉選拔特選通州天津漕糧設城守

大同總兵滿桂以五千人入援、工台賜玉帶貂裘封東平

侯

三屯營副總兵朱來等夜遁總兵朱國彥忿甚榜進將名氏

於市散貨募士北拜同婦張氏自經

戊子四川巡撫張論至瀘州水西安位乞降以原貴州土司
乞請於總督初朱燮元檄安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疑未決
其群自集集兵道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以抗王師燮元大
會諸將誠之曰水西地深昧而多山陰溪谷篁箐之間霧瘴
陰雨莫辨昏且林多蝮蛇猛獸即不戰鬪而兵易疲且陸不
通車水不通舟奉饒者無以達也我深入陷伏卒以此敗困
敗之鬪未可輕也必也險要四面迭攻漸次蕩滌使之儲室
竭賊必自死自是漸進邀擊斬獲過當得嚮導輒發密粟就
食賊飢甚斗粟五六金刈養蠶密遣人入大方焚宮室懸榜

而出安位大恐乞降燮元安以四事當如：先朝制通九驛
獻故殺王巡撫者及蘭部通人并貶宣慰秩安位從其二集
四十八日出降誓不叛燮元受之

己丑諭諸臣率家人協同城守

召戶兵大臣錦衣衛官於平臺

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有文淵閣基命力荐孫
承宗立命承宗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中樞殿大
學士督理兵馬控禦東陲駐通州起家陞見

庚寅增兵部職方司官郭士奇郎中劉維禎李孔度員外郎

龔可明主事添註

出黑雲龍揚聲基及諸廢將

禮部請立儲命侯來春

督師袁崇煥入薊州以故總兵朱梅副總兵徐敷奏守山海
關叅將楊春守永平游擊滿庫守延安都司劉振華守建昌
叅將劉宗武守豐潤游擊秦裕守玉田昌平總兵尤世威仍
還鎮護諸陵宣府總兵侯世祿守三河阨其西下保定總兵
曹鳴雷遼東總兵祖大壽駐薊州遇敵保定總督劉策兵二
至今還守密雲

辛卯遣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

山海總兵趙

廣吉士金聲奏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特角而
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為將士是任也草澤義士曰
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荐未用願伏。陛下威靈同申甫練敢
戰之士為一陛下逐敵。上從之申甫本游僧善小術嘗夜
覘乾象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踰旬聲疏入立召見
利口稱知兵特授副總兵遂作戰車
上聞授薊兵入城命閣臣令兵部設營城外聯絡特角勳戚
科道監守城門

兵部尚書王洽下獄洽不習邊事聞警倉皇無以應遵化陷
再日始得報。上怒其偵探不明故罪之

壬辰勞督師兵三萬金

遼兵值建人於馬仲橋敗之

以部城懸簾狹薄下工部尚書張獻翔及主事史淮堡唐昌世於刑部獄

以申用懋為兵部尚書趙廣吉士列之論為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治四萬金募兵金為御史監申甫軍餉七萬金造車募兵

令總兵滿桂王威黑雲龍禦敵宣大總兵魏雲中宣府巡抚梁廷棟保定總督劉策河南巡抚范景文山東巡抚王建義山西巡抚耿如杞皆入援而扈天巡抚曹文衡總理河道李

若星鳳陽巡抚李待問陝西巡抚刘廣生鄭陽抚治梁應澤浙江巡抚陸完季俱令勒王入衛

癸巳建人晨陷石門驛殺驛丞。袁崇煥移營城外建人以二百騎當我開絕而進竟日不見一騎

立賞格購擒斬渠帥世都指揮使餘以是為差

甲午袁崇煥偵敵將潛越薊州而西即西追之犯薊州經玉田三河香河順義諸縣皆陷

丙申袁崇煥至河西務設趨京師副總兵周文郁曰大兵宜趨敵不宜入都且敵在通州我屯張灣去通十五里就食於河西務始敵易則戰敵堅則守崇煥不聽時命崇煥不得通

薊門一步蓋先有言崇煥勾建人而崇煥不知也

黑雲龍補山海關總兵楊肇基補薊鎮總兵

命運通州糧令楊國棟發兵護餉天津糧以漸致之

丁酉孫承宗入朝袁崇煥抵左安門時戒嚴報不即入漏下

始馳奏建人薄城下節人說謂崇煥已敵一上不能無心動

德兵滿桂候世祿至京

命錦衣衛僉書吳孟明以禮部左侍郎余光放分練京營兵

戊戌遣太監馮九昇發軍訖始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

勞軍

順天府尹劉宗周立言天下臣工豈無一人足以當信任者

而以情面二字槩從猜疑識者憂之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
為濟難之本如以不信之臣之故專付之武臣之手至文武
之途分矣視奉天下無与托國而曰舍一二內臣無可同患
難者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不知危急敗亡之日舍
天下士大夫終不可与共安危、皇上亦以親內臣之心親
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吏則太平可致

建師營通州北二十里分向彰義門天津密雲居庸關良鄉

已亥賜袁崇煥玉帶彩幣六祖大壽玉帶彩幣四餘大將各

緋蟒衣一襲戶部給各軍芻粟已飢再日私掠

今參將列天祿夜襲敵營至高家店知有備不得入

諭襄城伯李守銜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李卯華右侍郎
劉之綸料理守禦事宜特命禮部左侍郎徐光啟左中允李
建泰指授訓練

庚子建師大至宣府總兵候世祿大同總兵滿桂俱屯兵德
勝門世祿避敵桂獨戰城上發大砲誤傷桂兵殆盡桂負創
卧閤將軍廟中袁崇煥令都司戴承恩擇地廣渠門祖大壽
陣於南王承胤等陣西北崇煥陣於西待戰午刻敵騎突東
南我力戰敵卻而承胤從陣南避敵還而西力及崇煥材官
袁昇高力格之而折獲免南兵復合敵稍卻我力戰游擊劉
應國羅景榮十德賞濬等追之渾河敵騎多冰陷殺傷千計

我亦傷失數百人乙夜收兵、上賜酒食勞軍

詔曰蠻夷猾夏自古有之雪恥除寇必藉群力朕思与華夏
共躋又安建孽本我命夷憫焉不逞越遠犯薊入我边城將
吏玩法忘戒致彼蹂躪謾薄都城已命六師警備於内閤寧
諸兵堵截於外凡我臣民共允蘊憤乃入衛兵將已經遣調
尚尔延延赤子虔列朕心何忍茲特詔諭省鎮文武官吏凡
督府有建牙之責即選精銳整器甲儲糧糗簡授賢將星馳
赴接近地撫巨躬提入衛不拘部調原領所部人才有智略
出衆勇力起群即隨軍奏聞其將道以下及副叅游各官有
志負吞胡才優克敵及廩開將領家丁可當一部抗按驗給

遣發京城內外不論官士軍民能募士出奇或夜劫營或焚
攻具論功叙賞朕無所靳若奉調兵將逗留不進專閫秉鉞
坐視 聞建問懲處有祖宗之法在

辛丑刑部尚書喬允升為故都督馬世龍故御史吳阿衡上
從之即釋獄復官世龍殺敵自效阿衡監軍

壬寅開德勝門甕城休滿桂餘兵

癸卯建人徙屯南海子薄春命督師進兵

甲辰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又與部尚書申用懋於
平臺崇煥不自安留中使於營自青衣玄帽入先張皇敵勢
聳朝臣莫成款及見上 上慰諭久之崇煥懼 上英明終

不敢言款第力請率兵入城不許賜裘貂銀盃甲滿桂解衣
示劍 上深閱之俱同出

丙午袁崇煥求外城休士如滿桂例并請輔臣出援不許

丁未建人攻南城官兵拒卻之

都察院都事張道澤論兵部尚書王洽協理京營戎政兵部
尚書李邦華以放砲誤傷軍士遂罷

戊申袁崇煥遣鄉導任守忠以五百人持砲潛攻建師於南
海子建師稍遁

己酉敗李成名兵部左侍郎添設

庚戌召大臣於平臺

巡抚陝西右僉都御史刘廣生奉命入援適子彥对督粮道
洪承疇商雒道刘應遇而泣留八日始行至陝州命急鐵流
礮不必入衛時流盜混天王等搜延川未脂清澗等縣起前
德兵杜文煥安剿參將李宜崇副之初賊至清澗田莊堡參
將石在廟与戰于办救賊死之

十二月辛亥朔命太監沈良佐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李凤
翔德督忠勇營提督某營

呂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崇煥方遣副總兵張
弘謨弭敵聞呂議餉入見上問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
並不能对命下錦衣衛獄賜桂等饌隨遣太監車天祥慰

諭遼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
理遼兵桂前被流矢視之皆袁軍矢也崇煥固自任滅敵一
旦胡騎元乍遇敵輒避去物論籍籍是日敵移營而南

談遷曰當滿桂戰敗時謂督師对壘不發一天非也桂戰
都城北崇煥戰都城南頗有殺傷第先後間縱敵貽患方
在薊州獨不能躡其後掩襲之耶聞石門驛一小砦驛宰
某率土人壘石塞徑被攻終日而陷苟夫志厲衆剪其零
騎俾欵寇不敢掠過其鋒於通州決一血戰無鳴鑼都門
之下庶免於戾而崇煥智不出此豈刃在其頸不覺冥蹈
之耶至謂呂敵脅款此無心者為之崇煥當不其然但敵

鋒方銘其盟城下如唐渭橋之事稍追目前則崇煥微意
有在然亦愚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然与非耶

南居益為工部尚書錢恭為戶部左侍郎督理邊餉曹珍康
新民為右侍郎新民督理錢法

壬子建師陷固安蓋奸人導之自良御至也典史朱德成之
知縣劉伸道走維縣後遣戍初陷良鄉知縣党廷醇典史
之棟教諭安工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礼死之

襄城伯李守鐸奏城上懸簾朱備命杖工部郎中許現吉管
玉音朱長世尚長應下錦衣獄現吉長世創重卒

諭各營曰袁崇煥自任賊胡今胡犯都城震驚宗社夫閩寧

兵將乃朕竭天下財力培養訓成遠來入援崇煥不能布置
方畧退懦自保致胡騎充斥百姓殘傷言之不勝悼恨今令
總兵滿桂總理閩寧兵馬与祖大壽黑雲龍督率將士同心
殺敵各路授兵俱屬提調仍同馬世龍張弘謨等設奇邀堵
一切机宜聽便宜行事

癸丑、皇次子慈烜生即殤後追封懷隱王中宮出

甲寅給申甫新兵所募多市乞識者知其必敗

遼東兵潰遼兵素感袁崇煥滿桂与祖大壽又互相疑大壽
輒率兵歸寧遠、迨大駭初逮崇煥時大壽士成基命現大
壽心悖狀因頓首請慎重者再敵在城下非他時比

楊士聰曰己巳之變自嘉靖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力
仍是相當袁督師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為
無見而袁為人疎於大端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
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為非宜哉乃都
民亦群然以為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乙卯閏夢得為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

脩賦役金書

丙辰煮粥賑飢民

諭 承宗曰朕以東事付袁崇煥乃胡騎狂逞崇煥身任督
師不先行偵防致深入內地又犄制將士坐視淫掠暫解任

聽勅祖大壽及何可綱張弘謨等血戰勇敢可嘉前在平臺
面諭已明今乃信訛驚擾亟宜憬省自効或邊賊歸路或直
搗巢穴但奮勇圖功事平論叙夫閔寧兵將乃朕竭力訓成
又卿旧日部曲可速遣官宣布朕意仍星馳抵閩便宜安輯
大季士成基命奏以袁崇煥手札招大壽及條上規畫一上
俱從之

丁巳督師大季士孫承宗奏遼兵東潰約萬五千人自通州
南趨張灣巨聞之亟以手札尉諭祖大壽并傳檄三軍令游
擊石柱固死騎追之僅及其尾弓刀相向柱固力諭諸軍將
校亦多垂涕但日主帥已倭又火砲殲我故遂至此臣思大

壽危疑之甚又身貴不能受制同列故乘吏卒驚疑全軍盡潰陷人以自護非諸將尽叛也宜至勅閩內閩外兩道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人心。工從之大壽抵山海關宣聖諭吏卒乃安固今措截建人歸路自是大壽稱疾不復視事矣。

戊午孫君相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禁抄傳塘報

壬子禁婦女出城

癸亥建師夜傳矢回安趣諸部合戰明日出良鄉棄婦女築甲子孫承宗至山海關

丙寅許梁廷棟陞見論勳戚大臣助馬驟

御史高捷劾大奉士錢龍錫曰袁崇煥罪案自定臣不必言獨發縱指示之龍錫不勝傷心之痛前建崇煥時大壽口不稱完兩日後趨去此非龍錫崇煥挑激之哉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密語手書不一崇煥疏有龍錫私商之語可畏按也又崇煥與王洽書言建州屢欲求款廟堂之上主張已有其人使文龍能協心一意自當無嫌無猜否則斬其首崇煥劾提乃之力龍錫答推刃之謀宜今日龍錫作同舟之救也陳盟曰或者謂文龍不殺建州未敢謀入崇煥欲與和反受其間貝錦之譖雖為毛党造成而崇煥專殺通自階禍可慨

也夫

丁卯設文武徑畧以梁廷棟滿桂為之各賜尚方劍營西直
安定二門桂始屯宣武門甕城內謂敵勁援寡未戰可中使
趣之坐桂不得已揮涕而出以五十人同孫祖壽等戰安之
門外並敗沒麻登雲黑雲龍被執中甫以七千人戰柳林大
井芦溝橋亦敗沒都人大恨

刑部因逃百七十八人即獲之

御史劉廷佐遺家出城鐫一沒守門刑部古侍郎朱世守鐫
二級

戊辰諭刑部閱囚罰俸三月

薊州城東南角樓火

霸州道周詩棄城走命逮之

小申大季士錢龍錫引疾去

楊士聰曰毛之龍之死何所關於成敗之數自袁敗而誤
者執以為死於是連及龍錫逮獄論死初華亭陳繼儒曾
贊成誅毛帥之議錢既論死其家子弟日至陳家詬厲也
辛未大旱釋死罪六臣龍錫與烏使其當近日韓城宜與
之間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

癸酉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耿如杞總兵張鴻功援兵潰於
浪鄉援兵皆沿边効卒竄走剽掠秦晉間李自成与之合衆

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自成為闖將

建師陷張灣守備房可宗遁

召周^世之儒李若星李成台羅喻義吳阿衡趙廷慶喻思恂於
平臺

甲戌兵部右侍郎劉之綸以二萬人出京禦敵

乙亥德兵馬世龍遇建人於良鄉進世龍武經略賜尚方劍

丁丑建師陷香河殺知縣任光緒攻三河不克

戊寅攻宝坻知縣史應聘拒卻之

刑部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叔維榮下錦衣獄

周延儒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己卯總兵祖大壽奏連兵入援始末上諭之復遵化援遼

建人陷玉田知縣楊初方降

庚辰何如寵錢象坤並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右侍郎劉之綸求入通州城戶部主事林弘衍奏將魏
都梁不納即道掠

追卹故經畧袁應泰殉遼陽之難予祭葬贈謚

交趾莫敬寬送岑繼綱還歸順托臣以綱削賊上日常登枕

祖岑繼常陰圖內難托臣檄中軍黃金玉擒登禁之始定

庚午崇禎三年

正月辛巳朔四方霾晦

壬午以宋偉為總兵鎮守山海關同梁廷棟馬世龍征進王
國樞為總兵鎮守山西領山西援兵列營防禦事平回鎮
命卹故勦督滿桂孫祖壽趙率教守印李標時兵部取方
印中余大成以緩奏奪太僕寺卿銜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
鐫一秩

建師東趨永平

癸未禮部尚書龔季士李騰芳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季士李
孫寀回部薛繼思為刑部尚書張慎言為刑部右侍郎
刑部郎中陳臣忠鐫三級調外晉承春等八人罰歲俸員外
郎蔣紹燧罰俸五月袁養和罰俸三月時逸重囚三人

御札設大砲城上

諭卹故總兵申甫

甲申召戶兵工各科於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案給事中一
人查理六曹勅期奏報

諭兵部傳經略梁廷棟遣偵騎遠探如敵尚晉昌平即合剿
如絕跡督各將截於薊東約樞輔孫承宗督祖大壽於三屯
營豐潤間聯絡犄角四面蹙之毋令間道統掣我後

建師陷永平府先有人伏文廟承塵上農登城守將楊春反
尊之兵備道副使鄭國昌知府張夙奇推官盧成功盧龍教
諭趙允殖東勝衛指揮張國翰武奉彥之靖等克之國昌先

令諸生學楊春死中書舍人廖汝欽故副總兵焦延慶守構
趙國忠諸生韓原洞等俱力戰沒中軍程應琦罵敵被殺建
師營城即召故副總兵楊文魁曰昨歲三月囑若內應何至
今費我三日月乎鞭之三百廢將孟喬芳戶部員外郎陳此
心同知張萬壽諸生米應元首降於是邑人布政白養粹行
人崔及第職方郎中賈繼論俱降明日焚東門投白養粹巡
抚永平右都御史崔及第永平兵備道副使盧龍知縣張養
初為永平知府兼縣事同知魏君謨為涿州知州命養粹等
覈郡縣庫二萬二千餘兩粟六千餘石蓋三千石芻萬束建
人欲變掠各官說止之小慙至東岳廟故總兵麻登雲侍側
勞孟喬芳等船棗各一鼓吹而入小慙尋東行括城中金帛
以諸生廖師同物粗惡杖之藉其家同知楊尔俊辨髮不中
程斬之選巨室女白氏崔氏預烏白有殊色養粹女特飾獻
者又遣聘近安兵部左侍郎郭鞏女鞏遣拘其妻以來
丙戌速遵化游擊趙宗普以私逃也
命瘞城外戰士遺骸骸

諭戶部括京師官民牛羸運米於河西務給費事平叙春
兵科都給事中張鵬雲言敵騎內犯半月矣諸臣所料理如
通州津要昌平山陵人人皆知其必犯而不見布置之方遵
化以南有豐潤稍北平谷皆屬間道未聞竒伏偵騎不下三

百而敵之多寡皆然則司馬之責也各援將如雲如雨日費本色數十石折色數十金今果沛然有餘乎不即求接濟則司農之責也最急莫如火砲而沿石滾木等或關少則司空之責也

丁亥經略總督拔兵兵部尚書梁廷棟白京

戊子滦州陷知州楊廉迫于搜兵自創大廣寺卿馮運泰先

道

總兵陳洪範入援以洪範東人止之

建師攻抚寧四日不克抚寧去山海關三十里叅將黃惟正力守轉攻昌黎還永平

己丑劉之綸報敵兵分往永平遵化也遵化三千餘騎自東門連營至漢兒莊臣駐薊州俟兵到移三河求催通州糧以濟總理馬世龍亦至

建昌中軍白衍慶以白養粹義子遂功主將馬光遠降

庚寅建薊遼總督劉策總兵張士顯後獄上論死

前尚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叅士韓爌招寇攜抱奇一級

辛卯初陝西邊盜王子順號左掛子苗美連進兵掠綏德敗

叅將石在廊衆至三四十南下圍韓城破前鋒鎮總督楊鶴

會巡抚刘廣生調兵

建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耿如杞總兵張鴻功

命協理兵部右侍郎劉之倫追敵及於遵化如回兵逆戰
癸巳兵部揭帖近旨禁塘報家奏抄傳邸報寂、或覽者謂
本部袖手視變漫無事、非其情實臣不敢不白
己未大季士韓曠致仕賜金幣行入孔闡標護行
巡抚河南右僉都御史范景文入援命守涿州時叅將孫澤
守涿州畏警托言追敵而逃下臺訊

丙申總督楊鶴等至邯鄲解韓城之圍斬三千級賊遁復犯
清澗官兵追逆數十里王子順以百十二人降總兵杜文煥
受之苗美分二部走垣川安定官兵斬七十級更降三百十
二人餘大奔苗美殺苗登霧嘯聚於安定仍掠薊州中部宜

君總兵杜文煥擊賊敗之副總兵李半都司艾穆等兵大集
賊党黃虎復乞降

戊戌巡按直隸御史董羽宸奏殉難香河知縣任光裕良鄉
知縣党還醇典史、之棟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
其礼丘邱光祿還醇各贈光祿寺丞之棟等各給卹符歸其
喪贈之棟良鄉主簿

建人東何遺

庚子建人屯永平城外十里武伏

李羅嶺伏發敗之斬百四十九級兵氣少振

列之綸報石門伏地砲殪敵千餘人

壬寅侯補參將周應乾奏釋罪抚王九貞謂安託下兵部論
廣東西洋漁夷陸若漢進大統

兵部左侍郎劉之倫屯遵化之壕、唐山敵望而射之中矢
死總兵馬世龍在薊門不援全軍俱沒初巡按直隸御史董
羽宸言之倫不任戰、上責之而之倫領新兵初募四萬出
彰義門已佚其半素無記律以及於敗之倫四川宜賓人崇
禎戊辰進士後贈兵部尚書歷錦衣衛指揮僉事予祭葬

高汝拭曰劉之倫以小臣驟蒙知遇非常之值也驟昇崇
銜非常之榮也書生而驟許談兵望之殺賊亦非常之責
也受非常之恩宜償以非常之報是以壯心一往不恤輕

進勢雖搶攘必不欲與賊俱生若人：而公也則天下多
立功報國之士矣惟貪生畏死所以藏頭蒙面託言持重
不敢一言及戰耳以是責備公者謂死天下事易成天下
事難雖死而無益於事雖死何益果尔高枕不問任賊來
往於身得失其若國計何

談遷曰方東河發難時列司馬抱趙貞吉之憤投筆請纓
兵將俱非素習各据其上而勢已輕矣潰決不支委七尺
於荒城之外司馬即無憾得不任事之氣乎擢士為將
得不償失雖為時所訛要亦慷慨負奇者流語曰士非王
璧談者為償其司列馬乎

癸卯以張鳳翼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德晉劉遠保定
軍務洪承疇為右僉都御史巡抚延綏仙克謹為副都御史
巡抚山西

宣府總兵侯世祿以懼怯劾免

建師攻昌黎三日知縣左應選守備石柱固拒卻之多殺傷
遂引去昌黎小邑獨抗敵入壯之遂起應選兵備倉事

丙午遷安故兵部左侍郎郭鞏進入京奏乞師自述有書卻
聘一上問其書云何鞏錄呈兵部尚書梁廷棟劾其稱大金
非法命下獄論死久之減死廣西

談遷曰郭鞏常排周宗建致諫冊書其人褊激非宵士顧

險者也塵沸鄉閭妻女為辱忘家告急效秦墟之哭一語
倉卒微文刺飢几陷大逆因誤書以快風雲死灰更溺嘻
其甚矣郭氏可死彼白卷粹輩不識何以寘之抑無以服
郭氏心也

丁未左應選同祖大壽建師於燕河等處多斬馘自是諸
路敢戰大抵非建州乃棟漢零部也時建州潛師飽颺官兵
無聞焉

罪兵部左侍郎程正己工部左右侍郎畢茂良列可法

戎申瑞安大長公主薨

己酉時議中外七品以上官捐俸助餉一上不許諭吏部都

察院曰設官固治詔祿養廉朕方以潔已奉公望諸臣而尚
廉今指豈此外更有入化乎諸臣果真心為國與利剔弊朝
廷受益何必捐助朕今与諸臣約國家自有經制諸臣能核
侵冒杜漏危清風速完日額則太倉自盈司空何詎若俱從君
父起見毋固自家之利此即福國經邦第一策朕又安庸鯁
：憂財用乎倘後民脂侵公課修贈遺此不忠之尤朕覺察
所及寔重典惟尔諸臣其景思之

談遷曰既諭止捐助而捐助者後且不絕豈前論如弁髦
耶時廷臣俱進獨順天府尹劉宗周謂養廉不可廢真一
時矯也

庚戌以去夏速故刑部尚書薛貞未至請刑部郎中曹師授
王湛廉其員外郎余昌祚鐫一級主事楊整綱鐫二級
令順天抚按令各屬課農其殘破處仍勸相給種稱朕德意
祖大壽遣參將張存仁帥騎兵都司劉雄帥步兵守樂亭昌
黎協將王維城守薜頭營副總兵何可綱守石門馬明英守
葵河各上首功蓋山海關西南抚寧昌黎樂亭三縣城西北
則石門薜頭葵河三城俱漂水要經也寧前道兵備副使
孫元化安輯關外八城斬獲首虜八百有奇關內道副使王
楫署都督食事朱梅謀復建昌而建昌守將孫承業千戶蔣
若惠參將畢尚信等密通款孫承宗令朱梅鳩燕河薜頭兵

祖大壽以都司陳可立等隨往安撫并贈歸正人三衛屬夷
為建人請款

陝西巡撫劉廣生甘肅巡撫梅之煥及總督楊鶴遣五路總
兵吳自勉尤世祿楊麒上承恩楊嘉謨等先後率兵萬七十
人入衛

延綏總兵吳自勉領榆林兵沿塗徵馬又逗留賄放兵騎巡
撫張夢鯨怒死

邊盜王嘉胤陷府谷縣

揀漢虎墩兔愁以十萬騎至宣府督賞原議四十萬金止括
十八萬予之

二月辛亥朔于故都督滿桂孫祖壽趙率教祭奠立祠祀之

壬子進祖大壽太子太保

翟鳳翀為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糧餉

寧夏總兵尤世祿陞見命兵部立調遣

甲寅逮湖廣府推官許惠一以貪暴不法也

乙卯吏部尚書王永光荐諸臣邊才王之臣石聲諧曹文衡翟
鳳翀王之采王繼謨

昌黎知縣左應選加山東察司僉事

張顯謨為征西將軍總兵鎮守寧夏

丙辰製皇太子冊寶

沈演為工部左侍郎宋槩王國楨為兵部左右侍郎易應昌
為左副都御史王國楨添設

丁巳官軍復建昌誅叛人白衍慶郭毓偉趙定國等

戊午祖大壽入建昌敵大至繞城而戰連旬斬一百八十餘

級

庚申冊立皇太子慈煥頒詔天下

官軍復遵化

癸亥進李標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成基命周延儒
何如龍代崇中並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進孫承宗太子
太保並詹中書舍人賜金綺已馳諭承宗曰朕念卿與將吏

折衝勞苦日僅於懷卿百間道遣人飛報情形以便彼此策
應 又遣鴻臚寺丞董用極渡海勅勞祖大壽等并發甲絰
之屬十餘賞功

司禮太監宋普王永祚李鳳祥却 儒曹化醇各膺錦衣衛

指揮食事李承芳膺正十戶

乙丑兵科給事中陶崇道言梁廷棟在通州奏遵化三屯營
易復良渚固安賊難破白謂料敵神莫令難者易 者難矣
又漕運總兵久不用勲臣吳璧候湯國祚等乘多事覲位廷
棟故為兩可伺旨大臣固如是乎

丙寅起高弘圖左僉都御史許如蘭為右僉都御史巡抚順

天蕭殺中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丁卯諭吏部曰國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內
外若拘資俸其人得矣如國事蒼生何且荐奉必甲科通判
多不肖以及堂司隱弊 勢要閹說諸如此類條訟來奏
工部員外郎陸澄源劾左都御史曹子汴不問降澄源順天
府照磨

建人之大立建昌官軍擊斬八十餘級

刑部在繁霸州道周詩自經

己巳錦衣衛南鎮圻司僉書張道濬言臣里居聞警入衛道
見吏部郎中龔世法御史劉芳來傳入京中道退避又前御

史毛羽健所奏五問殆專為求崇煥地命違世法芳

正申陳仁錫為左諭德兼侍讀

甲戌劉策張士顯獄上論死

丙子代府宗人索祿遮巡撫張宗衡與大譁

戊寅巡撫陝西都察院右 都御史宋槃憂去

初札科給事中葛應斗言我 太祖諭廷民食在禁末作足
民末在禁華靡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民家不許錦繡誠有
鏡於治源為萬世程也承平既久風俗日侈士庶服飾僭擬
於王公耻儉約而愚貞廉男則女飾女則道裝嗟 貧民終
歲勤動若難卒歲尚商賈操奇贏從倍於農金生粟死管子

所歎我。皇上首罷織造減珍羞節儉以先天下豈容臣庶
侈靡偷制宜嚴禁之報可禮部覆曰近日胥吏戎冠切雲僮
隸倡優錦綺曳地朱碧紅紫刺繡綵組日異月新一倡群教
以致居室器用無不夸奇豪貴一筵抵窮民歲費無惑平公
私置竭財用日耗蠶蠶不饒也謹遵明旨遂致開具一定品
官士庶巾帽及品官輿馬蓋扇一定士庶妻女衣飾一定品
官士庶房舍一定僧道尼姑不許紵絲袖絹紗羅一定官吏
士庶之家牀榻椅檯一定官吏宴會器皿用古銅器一禁民
間賽會

庚辰禮部請故兵部尚書趙彥卯典以前抗山東釀寇冒捷

不許

督師孫承宗以七百騎援總兵楊肇基於三屯營擊斬百三
十四級肇基合擊又斬六十六級

三月辛巳朔大季士李標罷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言。祖宗設六科五十人各道御史
百有十人歲二八月科陞正一人閏一人外一人道陞正一
人閏二人外二人合百六十八歲歲而予陞其一正陞論俸
閏陞論資年來降調接踵資俸陞者無几伏祈。皇上察科
道除二八月外無陞期除正陞閏陞外無陞法乞賜題補

左副都御史易應昌署院事

壬午建人十騎抵房山有二八呼城下則良鄉萬十戶子
及十戶第室出偽檄招降卻之已又一騎大呼曰房山是金
大定年設縣以護祖陵爾官吏宜出迎知縣楊齊芳力拒之
諸生李元勳耿源下城說之曰既近祖陵人民不宜加害騎
引去隨傳辛卯祭陵及期果一二十騎經城北呼諸生陪祭
祭九龍岡蓋金章宗墓也申劾敵遣
禮部請止人辭從之

督師大季士孫承宗言、皇上命梁廷棟調度各鎮援兵仍
令回部受事令勿推督兵大臣夫此大臣不過加武臣之掣
肘增文臣之規望况督將多微倖成功先立意見為節過之

端故無好水之先策而徒然任福之違令如今止以布置之
概為調度則廷棟與臣書言開永戰守言糧餉水運言奇正
布置略具此臣所能亦中樞所能也如控縱疾徐斟酌淺深
則中樞所不能亦臣所不能何也兵交原野受計幟幟變在
須臾定謀十里勢有所不可非獨才有所不能也乞、皇上
察臣之言止以中樞調度諸將至可進可止可守可戰令監
紀諸臣隨在調戒既無掣肘安得規望、上是之
癸未叙甘肅累捷功文武陞賞有差

甲申國子祭酒顧錫疇以庚午秋闈、皇上首科請廣制額
從之

吏部左侍郎孫居相言馬蘭路叅將張萬春通建人為之鄉
導萬春本都人居月牙巷乞下之城御史搜萬春從之

復故大季士張居正二廕

御史朱泰禎以東瀾文選司主事解奉變事發奉變調外請
泰禎知事

乙酉起閔洪季左都御史仍太子太保王之采右都御史覺
兵部右侍郎事

丙戌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言六事預積蓄廣事例通叔變
一議功輸一議搜借議贖罪

工部主事李逢申言用人聽言且悉宜確刺大季士李標成

甚命謀國無能梁廷棟司道之才百餘中樞之才不足

丁亥臨洮援兵露宿安定門外闌入民舍大闕放砲都人以
寇至驚亂尋定

戊子刑部尚書韓佳思削籍罷右侍郎張慎言以耿如杞獄
上輕擬也

御史徐尚勳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有三當罷五不可晉
建人擾建昌都督朱梅遺劉邦成都督祖大壽遺劉應選力
拒之

兵部尚書梁廷棟議調東江兵於寧遠錦州分關外兵於薊
門督師大季士孫承宗言東江原為牽制之用但擬非其地

若移於要害是成牽制且可固大其兵其民十有餘萬兵來則民不獨留以舡渡恐不能急應且為边防計在遠鎮不宜全用遠兵又安可用之薊門也雖遠民無可疑事久變生宜防於始、上從之命副總兵茅元儀陳德威周文郁往龍武中左右協牽制東江

戶部員外郎陳此心遊自永平而法司訊之後戍邊臨兆總兵王承恩陞見

己丑前軍都督府火

庚寅胡應台為刑部尚書歸策涂回所為左右侍郎

辛卯祖大壽進兵石塘村擊金兵走之

壬辰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王從義劾免俞范景文逐河南

上聞兵部主事王建侯才特命賞餉甘肅

癸巳工科右給事中顏繼祖言諸臣捐助原未有銀先以教聞或累月不至何濟於急請令通政司遇撫按奏報捐助驗無實銀不得封入從之

甲午進王永光少保兼太子太傅賜金三十紵絲二永光辭不受

乙未錦衣衛都督同知徐本高為左都督利儻等十人進二級南北鎮抚司戚昌國等十人進一級指揮千百戶孫光等百四十人各進署一級並、東宮覃恩

吏部會議故貴州巡撫李標非婪賄啓叛不聽命確覈

丙申兵科給事中陶宗道言臨洮援兵露宿安定門外本兵

梁廷棟指民居可宿於是爭入民而閤前固原總兵楊麒憂

援兵之餉廷棟曰民自有糧何得全仰戶部其發言台變乞

賜處分、上不問

左副都御史易應昌言得御史史堃揭帖妮：十言述當日

去國之繇前堃於高捷具呈求咨稱出自堂傳必候曹于

汴出固門而後反唇也于汴有疏臣厨台疏不其是否臣与

于汴分任而堃疏一則曰堂官之疏同此操縱一則曰堂官

為時勢把持一則曰堂官敢侮、皇上夫叨為風憲之官當

行當正何以操縱且恪遵職掌可謂之把持乎且冢臣初疏

起用後疏亦曰俟院咨到日題補則冢臣已洒然已臣院之

職掌不敢奪也堃獨心術而反噬耶、上奪堃俸六月

丁酉令惠安伯張慶臻以萬金採煤西山

有司在民無轉運並給直戒閤津需索

南京御史刘之鳳請奉謀勇止援其練土著密偵探選守令

報聞

戶部奏棟漢楸貢命日賞即給新賞春秋分發王象乾所定

賞額与今有異著額報為永例

建人益兵建昌官兵：卻之斬于五百六級

御史祁虎佳言司道之陞轉自憲長而下通如流水方伯而
上唯若登天閱歷之時愈久任事之念易灰似須以平常者
嚴加考核表著者設法陞遷有司之叅罰錢糧有數目催科
有徑管完解有時候必一一不與然後叅罰行而功令信今
或未履任而督其逋未起徵而勒其額立起解在塗完納在
司誤罰錮俸臣請立法先論時日歷征見征帶徵皆以開征
日始總計一年每月應若干而以一年數最之抗按覆核而
叅罰之戶部總計分別懲處挈領提綱法莫善為報因
戊戌南企仲為吏部尚書傅振商兵部尚書馮英刑部右侍
郎並南京范景文為兵部右侍郎添設郝士膏為右僉都御

史巡抚河南沈琦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東

京師大藥局災

庚子御史饒京言科場關節之弊命以後部科磨勘

癸卯建州濟師萬餘人永平會官軍敗於大安口馬世龍不
救建師更番復圍豐潤移屯榛子嶺言往涿永攻大城通
州然建師自永平復漸治歸計

甲辰國子祭酒顧錫疇叅監生胡慎猷橫訟死嗟不循監規
命除名

談遷曰胡慎猷前上章排諸律相有列陶陳東之目矜激
為各不自銓慎并喪其所守士毋以一節沾現於慎猷

得視身之準矣

前礼部右侍郎蔡毅中上六经註疏

乙巳獲叛臣賈維翰李致和

議開泾水灌陜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之田

戊申户科給事中許世盡言三事省詔獄停駕帖免廷杖

秦盜入山西犯襄陵吉州太平曲沃

是月或鼎自鳴

熒惑入井分退而復留又入鬼宿犯積尸氣

四月庚戌朔呂維祺為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糧儲

辛亥吏部尚書王永光請釋累臣喬允升等不听

朝鮮國王李倬奏辨通建州之誣報引

總兵尤世祿屯梁家橋建州遣喇嘛僧求款世祿令守恪和

應詔千總虎大成往報總督張夔翼糾其示怯

癸丑馬世龍克大安口

乙卯上齋居文華殿禳旱諭百官脩省命大臣告南北郊社

稷山川風雲雷雨壇

故刑部尚書薛貞論死

東江舟師禁南海口抵覺華島遣劉興治以皮島叛吳治故

將吳祚第也初吳祚居開原衛陷於建州見重堵之名曰愛

塔及遼陽陷謀歸正癸亥春守今復今幕客金某通登萊德
兵沈有容渡海內應中軍王丙以告建人求訊與祚兄弟及
李永芳之子 小承誅丙屠復州人十餘万與祚等雖克
而疑之甚與祚曰購毛文龍空札若干填同陷人名氏夜投
各營以試人向背迨曉来自理者無几嘗犒魚皮生女直陰
曰毛文龍審約在又日凌其妻相詣許先隔居越教夕擇貌
類已者醉之衣以已衣縱火劉氏兄弟哭曰愛塔自焚矣建
人驗之信不知走其皮島也戊辰春袁崇煥以聞官副總兵
已己夏崇煥殺文龍召與祚及弟與基止柯建人入犯與祚
謁孫承宗於山海關西而寧前道兵備副使孫元化委兵八

百人俾西援或疑之與祚不敢前承宗令鄭一亨斬國臣張
汝行王承胤石固柱同與祚合四千人專護永平建昌道臣
不可退令一亨守豐潤與祚同臺頭營將王維新等襲建人
於青山營官軍二千除夕大破之與祚先登諸夷習故急莫
能辨斬五百九十二級畜產祿是還太平各歸鎮庚午元旦
與祚至兩灰口俄值建人數十騎馬不反甲步關殺傷過當
突中流矢死弟與賢被執先與治流皮島揖西協事素伏健
忿死未卹又怨署島則總兵陳繼盛佯壽與祚諸將來言殺
繼盛反調兵官王遠督糧經歷劉應鶴等十一人引眾迎兄
與祚於長山島大殺掠孫承宗以聞命承宗調飛兵部言劉

吳治與沛踞皮島以叛拘其兵舡商舶此不南走登萊西叩榆
閩則縱橫諸島間扼為扶餘是建州之外又生一敵國矣今
當令總兵張可大回登州募兵以待龍武三營駐防覺華島
檄副總兵周之郁劉應龍前往相機取招輯如定龍即佩大將
印一上並從之周文初入皮島諭吳治督餉戶部即中宋獻
駐旅順島諭各將安輯承宗又遣諸生吳廷忠諭之吳治稍
戢

談遷曰劉吳祚雖通止之餘食堪懷音百計營院吳宗之

李顯忠魏勝何異青山之戰賈勇陷堅即身膏野草自當
錄先登之績閔死綏之忠崇以廕贈彼吳治輩將奮力圖

報之不暇敢樂驚以自聘乎本兵悠忽於島帥不幸後視
若贅麗議內徙其兵民已屬非計及聞變控及廟議更憂
海上矣世人覩於眉睫驕語遠略識者所以扼腕也

初大兵集南海口命襄舊餉孫承宗亟奏緩之一上諭曰朕
東事委卿聽便宜布置其用間須詳審勿墮校謀搗巢牽制
自是勝著清覈錢糧容徐候之

己未陝西邊盜苗美西奔官兵追至白家嶺多斬獲解散清
澗庠生李攀桂遂殺美于賀家灣

壬戌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徙其子錦衣指揮使昌國之
請

祖大壽福建人於永平設三覆以待誘敗之殺其渠帥四人
遂薄城下時欽恢復先遵化後滦永孫承宗謂屯豐潤玉田
以牽遵永當先滦永州至是捷上。上命當秉机用力滦永
勿專待遵城声援致生遷延諸將因辦餉治攻具

癸亥禮官請遣官催取纂脩天啟事蹟不允

丙寅巡抚河南右僉都御史范景文言河南僉役大户之累
上從之

丁亥御史畢佐周請倣嘉靖庚戌於通涿昌平谷募練鋒勇
工部尚書南居益即中王守履以製槍砲不堪責改造鎬級
辛未烏思藏僧來貢

癸酉故兵部尚書王洽卒於獄仍議罪

甲戌孫承宗命參將王龍汪子靜携攻具持十日糧赴樂亭
昌黎游擊傳以胎屯抚寧副總兵劉應選鐘宇等屯樂亭參
將張存仁游擊孫定遠蔡可賢合大兵圍遵永

丁丑許詹事黃士俊省養時父年百歲令有司存問

陝賊王子順陷蒲縣蓋山西自河曲保興以至蒲津十五百
餘里與秦中隣河最狹賊自神木過河陷蒲已分二部東擾
趙城洪洞汾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陽

己卯鳳陽大雨水

太白晝見熒惑復入鬼宿犯積尸氣占主秦亂

光祿寺卿何喬遠荐華亭布衣陳繼儒博綜典故諳通時務
亦當加以一秩如先朝文徵明故事章下所司
延綏東鎮黃甫川孤山神木等堡設在衝邊砂磧不毛仰食
山西大盜起山西新渡軍民請開渡山西巡撫朱統報奏令
起盜之處不開、被盜者

五月庚辰朔癸未孫承宗誓師

乙酉大兵向滦州初建人知我發兵從開平監紀主事丘禾
嘉及豐潤總兵尤世祿求款且求代奏禾嘉以白孫承宗及
兵部世祿代奏、上切責之趣承宗曰閔寧兵將付卿討定
朕曠焉東顧災蒸有_非至_乎弛騎汗敵騎將困不即奮愾待秋

高馬肥鳴笳四起始圖驅勦豈兵事堪茲留處卿其環念環
虞灼觀機會蚤振吞胡之氣務張捷伐之威稱朕眷倚特此
馳諭承宗曰檄總兵馬世龍屯豐潤待合擊檄總兵朱梅以
非擊斬國臣取遷安檄協將王維城路將馬明英張國旅同
叅將孫承業劉邦域等候大兵趨滦州合攻以帝遷安之南
援檄中軍何可綱叅將申其祐游擊岳惟忠等分襲望各山
帝承平之敵義兵游擊劉法守備劉啟戢合三萬人屯滦州
之蓮泊各持白楮為聲援兼御導焉承宗駐抚寧祖大壽來
開平會之

談遷曰庚午歲建州求款屢矣或曰乘其代請稍示曲折

勝日後馬紹愉之專遣也當時朝議聖詔師武臣孰爭先
處強高陽布置進止動中會故能恢復深永不至為唐
之安西北庭宋之靈夏則祖大壽輩功不可沒也其後祖
於前轍謂深入無害不妨徐蹙其敵於是種禍莫可揀矣
亦庚午事有以誤之耶

河南飢多盜

丁亥日講官左諭德兼侍讀文震孟言臣講日輒焚香告天
願獲宸聽竊見自逆配匪茹聖心焦勞然綜覈未綱領刑法
漸放猜疑於事未有濟也故於君使臣以礼章功培養士氣
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憊、烏臣見命將出師功罪

未審絕少成緒故於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
戰難勝也臣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能必當其官信小人者
失士心臣見群小合謀欲借邊才以翻逆案故於子語魯太
師樂章願剖折是非辨別耶正日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
人進而衆君子皆廢今慘殺諸賢之呂純如且藉與援而思
辨雪矣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竊柄行私故於甘誓章言戰
勝攻取非獨左右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又見永光年例
變亂祖制考選擯斥清才故於五子之歌章言識精明則
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心能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其隙臣
知皇上天縱聰明猶為此語者則憂盛危明之極思耳疏、

上命指呂純如慘殺與援及王永光吏制擯才實奏

夏允彞曰。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為冢宰永光亦清執
王恭厥之變其疏獨侃。或云此司屬張履端王陞所功
為然亦永光矯。之微也乃東林必欲逐而去之至永光
憤激為准袁弘勳張道濟等再啟玄黃之爭實已甚之故
耳

己丑祖大壽抵滦州攻之

庚寅總理馬世龍總兵尤世祿兵自勉楊肇基楊麒王承恩
俱至總督張鳳翼以總兵宋偉等攻遵化掣其東顧

辛卯復滦州官兵分攻梯而上建人出戰東門祖大壽預伏

弩大敗之始遁伏擊又大敗之走永平

壬辰復遷安

以黃龍為總兵鎮守東江龍至皮島建師至擊敗之耿仲
倚元仲明為奸利陰與建州市龍計誅之

癸巳復永平建師屢敗力不支而遁何可綱等入之諸將俱
至孫承宗檄監紀主事兵未嘉等曰彼走西北遵化城必虛
大兵躡擊彼橐重而遲易及也乃輕騎追於塞下祖大壽如
其官至冷口斬九十九級馬世龍斬級如之流盜破金領關
殺都司王康

甲午復遵化總兵宋偉同閩外副總兵謝尚政川湖副總兵

鄧玘等先登敵自北門遁獲其知府張養初擒都御史馬思恭偽兵道賈維翰偽知州楊熠都督李際春守備呂及第其叛紳白養粹崔及第先為建州殺冷口外養粹妻妾自經前太僕寺卿陳玉庭削髮未任孫承宗入永平抚慰士民仍回山海關是役也復城四堡十二共斬三千二百餘級

乙未命附馬都尉候拱宸太監李奇懋往勘岷府故岷憲王子常寧王幹坤以失愛早夭憲王收其田宅逐其庶子固英固備及憲王薨長史以統寧王長孫企鉉報巡按御史黃宗昌巡抚洪鍾國英事聞

甲辰·神廟望貴妃鄭氏薨謚恭恪惠榮和靖

戊申巡抚山西有副都御史仙克謹宿清涼公署盜唐永福刺之未殊克謹削籍

督師大季士孫承宗以收復四路上露布奏捷

談遷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今僅復四城雖師武臣力而彼為蕙葉我為瓦全祇奏事狀足矣露布侈捷及取以示功高陽號絳濟鉅公亦拘時為之耶

六月己酉朔庚戌馮銓為鄭華訟寃謂論死非其罪

列可訓為右僉都御史巡抚順天

賀虎臣為征西將軍總兵鎮守寧夏

壬子右副都御史易應昌以輕擬喬允升等下錦衣衛獄成

基命請改下刑部從之

王嘉胤攻陷黃甫川清水二營次日知府谷縣掘之

癸丑王嘉胤兵二十人圍孤山堡榆林道白貽清遣殷麟信

聲斬一百十八級賊魁金務希伏誅賊遁入府谷洪承疇杜

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斬八十餘級

乙卯前東江副總兵毛承祿訴父文龍之冤不聽

庚申楊述程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抚宣府

辛酉進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兼東閣學士直文淵閣

談遷日前鵬月連按三相今夏又二之蓋意無舊相台廣

閣員實以迫其去也

甲子穰旱諭百官脩省

工部左侍郎沈演言敵未大創兵貴先入今援師集城下十

餘萬東江大帥雖死其兵尚二萬八千其地迫近敵穴列兵

治與敵叢深可以計致擇有机智者抗定其衆使悉銳偏其

重地敵必自疑愛塔素重於彼內應必不少使以臬將夾攻

蓋套旁收四衛以福連陽焚其禾稼剪其游騎彼將自困乃

封殖二衛復建海西此一勞永逸工策也或將才难得大率

尚遙則彼貢夷受我戎索今仍領賞為彼假道順逆不分戎

心益肆且乘此兵威草賞問罪衝其中堅驅其牛馬使買路

之資不足償失剪其羽翼而敵自不逞中策也又或以兵貴

萬全大征危事六須大設軍容耀兵塞外將敵所入之道開
塞令斷深溝陡塹以限敵馬使高下險阻皆非故道乃於也
內盡復墩臺如先臣戚繼光更加嚴瑟廣間諜設瞭望會合
情形昭然目中先其未至出塞蹂散之彼兵不多必賄約各
部偏敗衆乃携矣此不能反遠聊以固圉下策也章下所司
談遷曰吾讀司空三策而嘆於時俱非所用也歷時動衆
言之易而行之難日者劉丹祚未歸怨建州次骨勢不及
願當事宜台問令條列建州情狀彼其數多寡何若弓令
進止何狀將領大小何若諸部分合何若宗戚智勇何若
戍守堅瑕何若一一採錄他日用為鄉導倍他間多矣彼

建州深入胡地單虛假與祚為鋒潛出萬騎持十日糧偷
遼河掩其後利則進否則疾返雖未即勝令建州知我不
測援西突東將來未敢輕日我也今膜外真與祚毫無採
擇惟攻一城則併援攻一堡則併守於彼也情形茫也如
失見在可用之人可乘之會而更思借箸坐待歲月六計
之曉矣嗚呼

乙丑宋統殿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王慎行為右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

許棟漢虎墩兔憨款貢

丁卯劉應過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應過先為商維道平

漢南盜故有是命

工部尚書南居益免卽中王守履廷杖削籍時試砲炸裂
庚午諭兵部武場特拔技勇毋拘牽文法

辛未御史張養言聖諭咨訪鹽屯臣於七改未曉於鹽法嘗
巡視兩淮頗知得失謹列六事曰重邊商以准祖制曰禁浮
課以絕占窩曰疏存積以應急需曰革割沒以清宿弊曰割沒
歲可得十萬金曰躬交代以防侵欺章下所司

貴州糧儲道 李 奏巡按蘇琰當安位力屈束身待死遠
謀託劉養鯤引見琰屏左右密語賞花幣賦送酒十甕白鹽
二十包酒為金鹽為銀都司莊烈亦得重賄於是餘民怨甚

因莫把左之賔來議款鄉紳赴院控阻俄衆集者萬人擊斃
賊七人罷市三日督臣捕首事六人斬於市琰意在株連紳
富逮七十餘人臣等奉法戍徒杖二十人犹駭詈不已勒致
仕有此憲典否

故刑部尚書喬允升遺戍

壬申 上齋居脩省遣大臣祭南北郊山川壇禱雨

癸酉孫元化為右僉都御史巡抚登萊東江立禾嘉為右僉
都御史巡抚遼東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元化為利兵治可憐
持用之

乙亥 上以南居益職任軍需不能平屬精辦致令侵剋虛

糜殊非大臣體國之意特命削籍

徐光啟為禮部尚書協理庶事

丙子劉遵憲為工部尚書

脩三屯大安喜峰冷口建昌城堡

巡抚陝西御史李應期奏臣提兵入援賊乘虛直圍韓城合

剽擒斬三百餘人霄遁今臣奉旨回鎮委剿總兵杜文煥報

都司艾穆敗賊於清澗盜始求抚河西道蔣士忠遣故降人

李光燧入其營招諭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俱降時神一元

一魁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抚不以

聞鶴及陝西巡抚劉廣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盜魁黃虎

等俱先後給免死票安置延綏河西而此脚間皆降丁矣然

不焚殺耳其淫掠如故村氓底戶有司莫敢告寇患成於此

兵科左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慶之

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賊為鄉導土賊倚邊賊為羽翼六七

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

於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習戰之卒剿之不克

又訊抚之其剿也所斬獲皆飢民也而真賊飽掠已去其抚

也非不稱降群聚無食仍以劫為生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

年麥苗尽枯斗粟銀三錢營卒之餉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

保其子官且秦兵民柯扒開門納賊民尽盜也縛將投賊兵

冬盜也即新托洪承疇力能辦賊抑能盡剿尽抚予能為無
米之炊乎自非聖明慨能發數十萬帑金以賑貧民補一年
關餉以抚飢兵未定也又清盜之源惟責成督抚叅逮貪酷
有司黜民生培元氣蓋近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糧
一金有告捕一盜而破十數人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
產奈何民不驅為盜乎至於營兵曠伍半役於司道半折於
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抚清汰操練以
備實用也

山西流盜犯石樓永和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

七月戊寅朔辛巳大雨竟日

癸未謝雨時上宿文華殿

甲申、上御午門受俘誅賈維鏞等

乙酉進孫承宗太傅張夙翼太子太保並廕錦衣衛指揮金
事進祖大壽少傅提督 應指揮同知宋偉馬世龍並太

子太保尤世祿楊肇基太子太師吳自勉左都督餘文武陞
賞有差

丙戌兵部職方郎中李徒貢加尚寶司卿

壬辰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奏慶陽守備李極值賊於郿定
之雷公嶺陣沒抚臣劉廣生稱疾不出邊盜日熾而延綏巡
抚洪承疇亦移文告突山西永寧州之孟門鎮有盜千餘日

陝西大同集口之盜合二千餘人蟻集峰屯此時事之大憂也御史王道直言盜起於飢請發兵餉銀買本色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

巡抚陝西右副都御史王慎行蒞任報前日賊在木瓜園殺將破堡時也盜飢民約二三千人声言南犯韓城督臣遣游擊夏有啟領五百騎自耀州三原直出韓城蒲州又游擊李養棟五百騎自慶陽葭州往洛川宜川弭賊之後都司許國忠領省兵為援而參將李甲屢戰斬三千餘級盜少却不即南下王慎行尋引疾

辛卯大季士戎基命周廷儒何如寇温懌仁錢象坤吳宗達並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廕中書舍人進兵部尚書梁廷棟戶部尚書畢自嚴俱太子太保廕廷棟錦衣衛指揮俞事王之采等各賜金幣

庚子魏光緒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廣

辛丑海豐縣有石圍數丈高餘忽移五十餘步

壬寅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孫居相落職初戶科給事中楊時化勅高平知縣喬淳婪虐事下抚按計贖二萬三千金馮家京師上書求移訊法司且訐時化嘗囑事見隙時化方憂居通居相書有報扎謀倉頭喉都門守卒搜奪之內云國事日非邪氣益急上怒責居相对狀

丙午錢春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國子祭酒顏錫疇言文廟先賢自四配十哲外而庶共六十二人會典所載東自濬臺滅明至顏澮三十二人而自定不齊至步叔乘二十九人位次多紊有漢儒次宋儒下非所以妥先儒也宋羅從彥李侗雖萬曆時從祀而實朱熹父執所從受學既皆從祀不可不論其世章下所司

八月戊申朔國原糧儲道叅政郭應鸞奏繳天啓四年冬布花銀數一上以違甚詰戶部回奏

辛亥御史史堃劾袁崇煥一上以崇煥講款致寇擅殺逞私失誤封疆限刑部五日具奏錢龍錫私結邊臣下廷議

壬子穆廟容妃韓氏薨

甲寅提督總兵馬世龍罷世龍玩寇入永平大殺隙

曹珍劉重慶為戶部左右侍郎曹珍督理邊餉

丁巳王家胤勾套虜二千八犯官軍斬馘數十賊迫送縣印遁去退守寬坪寨佯乞降仍奪走黃甫川

戊午工部左侍郎沈演言強兵裕民原有兩利之策天啓二年臣嘗言建堡聚民八利保民即以保國謹錄前疏備採今養兵費八百萬有奇久無變計物力何支定制立法當自裁郡始人情憤盈則思奮貧困則思離不於此時施全賑卹以周其困鼓舞振厲以作其氣使勇於公戰如報私仇更何待

予惟精擇守令安之事。而課其成。如張春左應選各假京
銜提督其間。而人能得人死力。補助窮民。然後進兵在。可
收東伍簡銳。以圖恢復。廣也足餉。以寬民力。上是之。
癸亥。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上御煖閣。輔臣成基命等
入對。久之。出御平臺。文武諸臣俱入。諭曰。袁崇煥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市粟謀款。縱敵不戰。散遣援兵。潛携喇嘛僧入城。
卿等已知之。依律。誅之。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輔臣頓首謝。
袁崇煥。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以鞫畧自詡。及督師出鎮遼。
東。率兵入援。三日。五賜金幣。宣勞親為飲。至而遷延不戰。至
於殺毛文龍。朝議為踐敵宿約。逆得罪。

談遷曰。藤縣之於東陸。亦勤勞多矣。初經略高第。議棄寧
前錦右。果如其說。則遼西將非國之有也。賴藤縣力持成
寧遠之功。士氣少奮。伏鉞以來。極受知遇。兵勢不加於往
日。強敵尤迫於目前。思以押圍縱橫。出表餌之愚計。其失
在懷諫怯戰。避難規利也。范仲淹。卷元昊書。岳武穆陰間
劉豫。古人未始無之。特所用喇嘛。非神世衛之清澗僧王
嵩耳。今俱謂其通建州。一時难民。忍禍眾喙。源山而美書
三尺。真同反叛。安能折其心。使不斷。地下哉。嗚呼。戎之
辟之可也。寸而磔之。果法之平乎。

夏元彛曰。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結為同盟。所賜頗熱。為

印武縣令分較關中日呼一老兵習速事者與談兵絕不
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捷者用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
斯豈執事必敬者乎寧遠一捷實為首功遂自矜為敵已
破膽必肯獻地講和自言五年滅敵了無成業給諫許奎卿
面叩之崇煥自言聊慰。上望三尔給諫極言。上英明豈
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亦自覓失言遂以用人措
餉等事再請於。上倘有不相應即可惜為弛擔地不意。
上之威從所請也赴援都門口見即請入城休息。上不可
以三千騎入城請。上曰三千騎亦不可所以疑之者至矣
而崇煥絕不悟也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答曰似當從東
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師未必可得力崇
煥曰可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為錢庸人也不以其
言為意及斬文龍疏中即入錢語反敵闖入朝端遂以殺文
龍為崇煥罪而并及龍錫矣

甲子諭舊輔錢龍錫背公逞私奏謀至款表崇煥疏語已露
終不奏聞若不重罰何以懲後命法司擬罪逮至論死
辛未練國事為右僉都御史巡抚陝西

癸酉揮漢虎墩克憇擁兵偪大同巡抚張宗衡討戰總督魏
雲中設款御史白士達言藉款以脩守固守以待戰報聞
丙子曹珍為工部尚書涂國鼎程註為刑部左右侍郎

九月丁丑朔己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王嘉胤大破之擒斬五百八十餘級賊始奔潰

宥水西降人安位初龍錫壩本水西地水蘭相仇殺爭地其後結盟會崇明敗水西假之居其地至大方七十里去水寧且六百里山皆峻險不產穀蜀人欲設官屯兵以自廣總督朱燮元奏禦夷之法治以不泊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款殘蘭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夷自耕收遵往制戢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為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地陡臨夷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之轉運繁費捐有用以事無用且

山巖蘭夷必死之關外批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之見誇開封關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場之福也。上未之許後推勘地界卒如其議後安位死欲用兵郡縣土司者燮元奏不可遂傳檄夷目布朝廷感德諭以出降夷自感服爭納土獻重器燮元分諸夷以地俾世守奏曰今安位殄絕疎族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自私土宜早分守藉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

又播耆民又簡安民又水西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之七二三十年未聞有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西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傳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境授諸土目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九夷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長利因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芻其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關聚落日繁徑畧既正土目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置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經久遠永為折衝便五大小相維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

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兵民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制曰可西南悉寧

壬午令戶科給事中覈邊餉

癸未左副都御史張捷議設鑄屯田權益亟宜講求良法章下所司

進問夢得太子太保廕子八國子監康新民周士僕為戶部

左右侍郎

巡撫河南右都御史丘兆麟卒

丙戌諭吏部曰朝廷設官分叙爵秩優仕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如傳陞京堂本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於監司知府官階隆重祖宗特選朝臣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競習慕風若不亟正又將輕視京堂希營鄉貳矣今添註閏陞一概停止以後科道吏部司官果才品兼優者准陞典司風力稍遜陞知府若才品勞勲並懋及司道卓異准予京堂永遵為令敢朦朧奏行必寘重典

辛丑京師大雷雨電

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奏洪承疇同德兵杜文煥密計剿盜

承疇以游擊左光先領百騎文煥委副總兵趙大胤守備白邦政託護送為名遣流盜白汝季等四千人攻綏德州參將卜應第拒卻之因王子順苗登雲等迎應期於城內縛斬五十七人又次第搜斬四十一人先欲內應者也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慎行請措布政司三年來裁扣驛站銀三萬金為募兵買馬費命下部議
洪承疇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皮島劉興治襲建州於青山鳳凰堡屢有斬獲孫承宗奏言興治斬三十餘級雖未足贖罪而決意樹功誓死建州稍見其心、上褒答之

十月丙午朔卹錄入授故將王邦政文元等

辛酉月夜食

建州謀合棟漢虎墩兔憨犯冷水口

乙丑巡抚登萊右僉都御史孫元化請改朝鮮絲登州礼部
議暫從覺華島兵部以貢道改陸從海已七年忽改覺華島
非便從之

初延綏大盜張獻忠等以五六千人掠靖邊安定綏德米脂
間攻清澗鄜神惠世揚康運泰慕壯士斬獲百餘級延綏巡
抚洪承疇同總兵杜文煥擊斬八百餘級招抚十八寨九千
九百餘人

王嘉胤陷清水營殺將擊李顯宗又陷府谷李老豺糾三千
餘人攻合水縣總督楊鶴徵寧夏總兵賀虎臣馳剿

十一月丙子朔己卯寧夏總兵賀虎臣於盤谷擊賊擒斬六百
六十一級

前鋒總兵祖大壽率兵出塞至駱駝山襲建州斬二百九十
三級獲畜產二千四百有奇

甲申工科給事中孫晉言左庶子丁進主考鬻閩節實輔臣
溫體仁私進於南御史黃宗昌勅進止奉旨降級體仁奏辨
言事初發除嚴究外別無他發俟得情之後真否既判罪有
攸歸孰能寬之科臣職論說不難抵昂臣職在查詳當從其

平耳

丁亥、神宗皇帝實錄成

庚寅賀虎臣於寧州斬賊八十八級

壬辰德陵工凍沮命俟春月

速前經略遼東兵部尚書高第、家濼州前聞邊警奉家遁
深人其賞

山西從兵王固梁追賊於河曲發紅夷砲、炸官兵自斃賊
乘之遂大潰參將李春芳先逃給事中馬思理請誅此二人
再遣大臣督蜀將秦良玉與杜文煥特角不報

丙申閩內官兵擊斬中部賊八十餘級

十二月乙巳朔大盜神一元等三千餘人破新安邊營

丁巳破寧塞縣掘其城殺參將陳三槐

庚申圍靖邊副使李若梓固守

己巳句魯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已陷柳樹澗諸城

杜文煥曰文煥於庚午春二月督延綏固原官兵三千便
宜抗勦遣官持檄諭降清澗賊王之舜等七百餘人而苗
美苗守義等以八百人遁去官兵追美等於梁懷寧河斬
數百級尋以餉乏駐綏德三日美復嘯聚潛伏小瀛流山
再破之追及白羅城小陰不能進賊遣人約余過鄜州受
降廷延十日不止余料賊必北去移鎮安塞縣晨至鉄業

寨遠與賊過單騎馳入其營美叔登雲登霧皆下馬羅拜
而美復以百餘騎進矣乃遣都司王仲季二百騎追之曰
不得美還無也及之於賀家灣賊竟斬美首以獻而延東
黃甫川積寇王嘉胤等以延抗標下副將李釗求貸於賊
憾甚夜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洪公承疇以鎮西
將軍印惟余討之余先擊黃甫來山諸寨以斬嘉胤聲援
陣於山神堂佯退誘之延關大破賊、惧未入縣約嘉胤
同降余不許勒兵警眾四路俱進陣斬王天雲張德等東
山諸寨俱下而三堡之人復歸守如故露布告、上手詔
褒嘉烏時大旱民飢延安回郊賊大起米脂賊張獻忠所

掘十八寨聞余至陽乞降余亦陽許之以為後圖竟討清
澗保安諸賊大敗之而趙勝等向攻清澗亦奔延川南掘
險以守余遣將三路合擊賊潰去又於安樂寺避賊塢破
賊俘斬八百人而府谷餘孽遂渡黃河陷山西河曲縣
大司馬梁廷棟請拜余為大將軍提督山陝臨寧四鎮兩
省撥兵一萬以為標兵發十萬金為行糧兩省巡撫親履
行間起運糧草紀察功罪余至魚河聞命即馳赴河曲之
郊賊閉門堅守其城天陰又值洩寒官軍露宿雪中梁公
孔檄催戰余持不可曰冬月兵師古人所戒命斷絕糧道
使其自困來春可一鼓下也會得靖邊李若梓羽書云寧

寨飢軍神一元等攻陷西路新安邊寧塞營柳樹澗三堡
且以重賞勾魯靖邊勢甚熾；寧塞為余所居宗人等皆
被其難余乃留曹文詔合晉兵以圍河曲拜表而行神賊
聞之遂棄寧塞陷保安勾套魯使入余諭以威信無賊為
用套魯曰賊詭我以小將為合實不知杜公來且我四十
八台吉犹畏公不敢抗今日敢與公戰乎然多受賊金帛
忠棄請說令面縛轅門可也及套與賊合將挾套合犯西
安套疑未定余分布諸將塞賊南下要路親移師擬直搗
套巢套駭語賊曰今不得復顧汝矣馳騎出寨迎余曰
願以千騎從公共破賊余止留百騎以五百人服其 為

前鋒賊自套歸不能支吾從間道奔往合水縣出不意挾
之以頃其擊尋圍慶陽府余軍至前鋒麾之曰我台吉已
降杜公若輩不早服俱死矣賊奔不可止斬首七筭先是
賊偽降總督楊鶴楊與余有禮節之嫌乃勸抗異見遂信
神一魁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題寧塞安插官兵
如安殺一賊者兩兵抵償余歎曰賊襲陷寧塞畏我而逃
今借名城為盜資我宗人可與賊同處此土乎遂徙其家
以去時韓城西安又告急余又有芝川之捷服背夾擊賊
大營俱潰突圍走河濱山寨守余計日蕩平而楊鶴以
至劉燧其抗局百計中傷余以此得罪而一魁復叛盜復

四出山西以提督既去不復守河賊從延水關潛渡蔓延
預楚成燎原之勢矣

壬申丁魁楚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姜曰廣署南京國子
祭酒